書

宋子大全

續十二

廿六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三

書

答沈明仲 世熙 丁巳二月

去歲元月十日十二月十六日洎前月十六日三度手書今因鄭友便一並承受其間辭旨盖有不敢當者而亦有犂然會意而仍有警省於心者奉玩屢回久不能釋於手也第三書所諭則極有戚然而傷歎者夫士生斯世苟非庸下之甚者孰不欲自拔於流俗哉然而卒至於拘牽纏繞汨没因循以終其世者多矣今如吾友之志尚文行而猶不免於来諭之云

云此豈非慨然而長吁者也到此地頭更無他策只有喻父母於道一義而已於此又不能得力則來諭所引二先生說雖落第二義而不得不遵行矣然於其間亦須度義揆理有所酌酌取舍切不可一向放過以至乾沒之域也誠荷不鄙之盛意傾倒至此悚息悚息其他別紙亦忘僭批稟如有信便回教其不是處如何此瘴霧所侵百病交攻然此其所分甘心遣去無所嗟吁

答洪虞卿 舜相

每便見書殊慰戀思賤疾不足以每於筆端也孟子

起義略批以呈其不是處後便回示如何大抵讀書只將本註反復參考自見本旨不須別求新義也此非鄙說乃朱子之訓也

答李仲裕寧錫　戊申正月

書來慰甚此餘症猶在苦苦少年徒行自是好事第慮倉卒難能然辭車不受非習步者不能也從今試習之正宜耳

答李仲裕　庚戌三月二十一日

老懷常懸忽此書來甚慰此心此復見尹孫之夭傷痛不自堪此漢餘殃致此無惑而以尹家仁厚而不

兒何也悲苦之餘賤疾增加常委枕席全廢書冊工夫只自悼歎而已聞做舉業此事亦非悠悠可濟並須時觀聖賢書勿令心神放倒則舉業亦不害人也去冬頒有遠来於此者今則書齋閒寂只孫兒與崔生相守耳相見未易惟冀勉旃

答李仲裕　甲子九月七日

戀中見書慰謁不可言此夏初之病雖似小差而秋初旁疟忽生晝夜苦惱垂知死期不遠也尹說自是內訟思改之不暇矧敢有他意但彼之所未盡者背面言之似失忠告之道矣然至於大臣辨之於榻前

童甫訟之於泮中徵塵終成泰山此何道理實不勝憂皇也鄉曲亦欲承風繼起方此竭力挽止病懷甚抗今見来書甚善甚善諸人皆如仲裕見識復何憂哉彼中如有如泮議者幸乞開諭以誠如何如何權全義疾甚危未有来問之意耶且父子情理有不可遏者可許孫兒来訣耶此意奉稟於晨昏之際如何

答李仲裕　乙丑三月十六日

癒中見書如得面語世道變壞誠可憂而世自有任之者如我多衅者只合入林愈深而已歲後再入巴漢林泉依舊而只是遇主人不善爭流競雫盡入詆

訶中對之不能無娓色耳

答李仲裕　乙丑六月十九日

久阻戀甚去冬猥兒亦不得見茹恨迨今即奉遠書
倘悉多小示意如對面語何慰何慰此元来垂盡之
狀見者代怖比又以暑泄長委枕席靜候命物者處
分耳知與奇丈講磨必有日新之益甚善甚善恨不
得致身其間相觀而善也大學疑義下着精甚此亦
好問之驗也方有校書之役未及報去當俟後日耳

答李仲裕　己未十月四日

相念不已承知良已豈所謂無忘之疾耶此尚保襁

喘　聖恩回極日夜感祝而已君於少愈之戒不可不加意且平生易氣尤治病之妙法也時近書冊尤好

與俞公佐　相基　己酉三月十六日

時烈頓首再拜言尚復忍言哉何辜于天而乃至此耶曾聞哀亦病劇憂慮如薰旋聞已抵無廣之境慰幸何極此則神理終有可恃者而前頭人事又不可不深長思也竊聞尊大人執制大嚴一向徑情直行病將作而猶不顧知舊已相憂之不待事至而知有今日云此豈非尤可痛恨者以孝傷孝聖人已戒之

幸望哀待勉加思量一以全生為事然後送往事居可得而言矣不勝千萬泣禱之至鄙家亦不幸一時荐遭四喪經營埋葬且無僮指未得尚慰今回方伯便略此修稟此後如有相議者幸回馬巖便見示如何

答俞公佐　辛亥

奉此問書慰荷無已賤疾久而益深中間危死者幾十許日方伯聞之至於馳啓則其劇可知也自昨暮有生意而不能運動瀉穢在席恐遂溘然而已也大字開草左右猶未盡詳此間事故有此提諭耳雖從

此回甦計非期月間靜攝則安可念及於筆硯間哉
大抵石刻先須量定廣狹長短然後隨文字多小而
字體為之大小也今左右所備未知幾許墓表例不
過長六七尺廣二尺五寸厚一尺如此則大字外從
前面之左書及後面左右兩隅而至於前面之右而
止焉雖排千五百字字畫不至甚細然墓表之長者
敢妨傳久如果廣二尺五寸厚一寸則其長雖五尺
亦可也須以此商量如何所謂尺者木手常用之曲
尺而石之所用則又劣於此一二分矣當初臨此時
病失面詳至今為恨

答俞公佐　辛亥六月一日

便至奉書知侍奉之安慰喜交至第縷縷見諭之意
足見勤學勉行嗣守先業之大端老拙敬仰服歎之
不暇何敢措辭於其間哉只誦所聞以裨萬一也先
正云能知其病者是能治之藥今吾友之年富力強
未必如所論者而其憂勤惕厲如此則其學之進德
之修也何可量哉老拙者囘首茫然但自悲歎今承
来示警省深矣甚荷甚荷迷孫病餘氣血未完日夜
相守如保嬰兒稍俟穌健當自此津遣使之進候於
尊庭闈之下耳未涯奉晤炎熱加愛

答俞公佐　壬子十一月十三日

戀中見書喜審侍奉之佳也此杜門空山粥飯度日此實本分之久安者矣忽聞甑山尹兄之訃驚號痛悝不能為懷顧瞻人世相愛如此兄者何處得來高山頹矣知已亡矣臨風長慟孰知我悲其後人之俱危亦極煬煎此無非賤命所關奈何奈何賤孫昨得書知其無恙只以其父單居不能遽離當於來晦間至水原仍向彼中矣末由奉晤寒甚多愛

答俞公佐　癸丑十二月二十七日

續奉惠書慰荷無已此間只如前書小婦亦安穩耳

別紙今日屋下論私家禮文便成禍胎便可懲羹矣
弟於公佐事同一家故敢以小幅批呈須更問於知
禮處而行之如何

答俞公佐　乙卯八月十一日

黯然別之消魂悲哉秋之為氣此唐人語而今日真
景也問書早至益知鄭重之意也只祝行李增珍

答俞公佐　己未五月二十三日

到此地頭雖平生如骨肉親者皆不敢相問惟吾友
獨異於人矣披書疾讀如得天上人消息也此何足
問哉惟傷念死者與扶流諸人誠不如無生也士疾

也粮道也時議也一可以殺人況兼有之耶聊以此書為訣

答俞公佐　己未九月十八日

重嶺複関環以鯨波此豈人力之所可通也茲奉寧書一感一意今日事只不貳以俟而已況此無盡殘年寧有一毫自靳之心乎吾友此着何書每誦朱先生日月逝矣悠悠不濟事之訓未嘗不三復竦然遣来舊蒼依舊不黄一愴之餘令人愛賞也餘祝侍餘學履珍衛

答俞公佐　丙寅十月九日

戀戀思想何時可弛忽於便中遠蒙問書知侍奉之安慰瀉不可言鎮川之憂駭痛甚矣此間赴沃塲者以書来問鄙意以為言其不可則必為可者之所詬辱欲言其可則心有所不安故只答云心若不安則從其所安可也似聞右道儒巾提以此為口語云悔之無及今承来問益不知所以為對也餘祝初寒侍奉佳安

答李景和 湛 甲寅六月十三日

纔自曰山歸旋作文會方有掃塵之役矣忽於此際承此尚書慰荷不容言女息幸有一分生道而尚在

人兒關愍念無已也內間佛事承示驚愕恨無衆老爲大憲也別紙所詢時諱難犯而重孤盛意冒此批納可謂傷龜而不戒於李矣好笑好笑

答李景和　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再奉垂札如對慰甚仍審侍下增慶又以爲喜此粗記掃塵之役歸到蝸窩只成半死亟樂否可知也前書所諭賢友豈至如是其在老拙則戚甚矣然人患不知矣既已知之則猛省而亟反豈非今日之所共勉者耶未由面晤向風馳義而已數日間當不時入山從此聲光益遠徒增悵望

答李景和　甲寅九月九日

老而不死復見今日日夕攀號殆於蜀禽之梁也
茲奉前月初七日惠書甫時事置之勿復道也第尊
舅氏台座竟被羈管諫長遠竄而棘寺之議尚未勘
斷此皆賊臣者之作孽然而尚逭刑章叨誤新命至
於九度而未已此時狼狽之形不可言諭加以疾病
洩痾常恐溘然都氏子可謂浪費筋力矣無緣對叙
秋晚加愛

與李景和　乙卯閏五月七日

曾因尹友以健歸略修復書已登照否即日侍奉增

佑此尚保性命矣忽聞尹也新挑禍機翻上百層此身只引頸待刃者耳然實天所為豈尹之所與也于雨尚在侍下否快適當如何也尊叔父遠来相守何慰如之

答李景和　乙卯七月二十三日

問札褫到惠州真不在天上矣彼輩鬼秘神閃来諭所謂善端安知不為禍端耶自聞慈教以後則益知死於渠輩者為安耳所欲言者畏瞞者不敢也

答李景和　乙卯九月三日

曾以謝幅入後营褫矣問札又至真不覺嶺路之阻

右也此水土所感膂指已中其毒而醫藥無路只拱手待盡而已文谷誠可嗟咄然使惇確革不得下手於宣仁豈非元城之功哉何必訐謨廊廟然後其道始行耶

答李景和　丙辰元月二十日

慈嫂之懷逢新倍加書到此除劇慰畢悰況以學退見諭自覺其退者乃所以實進也真所謂大段歡喜者而其警於老惰者深矣此宿患漸進極知死期不遠然亦不敢自昧時閱語類大全等書意味實與前時自別空咏夕陽好近黃昏之句甫別紙憂隕何極

不敢留還納耳仲和想已歸侍鳩林郎文谷書見說以梅橘令人引領

答李景和　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

前月六日書今玆承悉永慕丈未及反面遽成千古人德問運氣亦何至此挫耶痛歎痛歎哀侍饋奠之暇能不住讀禮否曾聞石室先生守制日益有所進其在哀侍尤當祖述也相愛之深不覺形之於紙伏想諒誉也

答李景和　辛酉正月二十八日

阻久懸甚承此問書慰瀉如何此病伏窮谷意思無

卿又連喪新生曾兒慘悼不忍言所詢　國喪葬前
私家墓祭當依退陶說行之而雖設飯羹若不讀祝
只一獻則亦為變常矣　國喪葬後則私家四時正
祭亦可行之而期服未盡莫或未安耶然不敢質言
其下妻喪亦然四月八日家禮雖不言俗節然國俗
於是日設酒飯觀燈以相宴樂則獨廢祀堂之薦恐
恐未安也至於生日則有所難便未知是日獨享一
位耶抑并享諸位耶此甚難處退陶謂之非禮之禮
者或以是耶未可知也

答李景和　壬戌二月十八日

懿慕常懸忽奉隆翰如對慰甚此一病經年真引繩之候也藥未奏效日夜呻吟阻拜松楸已涉二載霜露感懷徒有愴涕奈何奈何加以人怨天怒物情洶洶此漢只朝夕之身不足深慮而係懿　宗國心膂若隆不知當局如文谷大爺當作何如懷耶然勿以語人也必以為病狂也

答李景和　壬戌八月二十一日

連月得書甚慰懿思只見諭之意似有不相悉者尋常以鄙劣為何許人也其力量果能終毫有裨於世者耶加以老病垂死咫尺丘墓亦不能隨意省拜此

實半死人也雖欲黽勉就道其可得乎至於偃然安卧之不安不待朱先生之大訓而已自隋越罔措矣書冊荒廢之示豈其然乎時氣清凉正好挑燈佔畢更冀勉究大業以慰朋友之望

答李景和　癸亥五月二十日

解騶以來戀想益切承此投簡如更奉晤喜慰不可言此泊此江岸與一二士友略成蠡魚會視暑日全無事者稍可幸耳弟自有俞事以來日夕懍懍罔知攸措豈意盛世言者獲罪哉以此悃悃亟欲遠去而不可得也會面無期旱炎加愛

答李景和　丙寅十一月十三日

山中相送倏已經時悠悠思想無日不勤忽於營便遠奉問書示諭勤至慰感之私不容名言粤自前月移寓深谷中水石佳處足以弄潺湲挹蒼翠以送殘歲而疾病憂苦交来互至至於書册工夫亦且抛弃他尚何言承將西上未知歸在宮村否相聞無階至寒加愛

答李景和　戊辰十月一日

謂已西上矣見書慰荷此間祖病日趨劇孫疾日就盡此時景象如何如何遺稿事勢須止沸停湧更為

從容矣惟釋契一書別為一冊則此外事端無多矣而後人金銀車之誤則其有無有不可知者矣此則為可怕耳

答鄭景由　繡輝　甲寅二月十日

猥荷不鄙前後臨顧今又以手札俯致勤教至於道德事業可繼可開等說話極令人皇恐極欲收還不敢留而顧此尤為無禮之甚者無且所以自道者無非所以大警於昏惰者故欲朝夕觀省於暗處耳吾友以少壯之年所以奮發自勵者如此其所以光前烈而垂後範可期而無契也然只如此準契懸度而

無著實工夫則周易所謂輔頰舌者未免於羔吝而已矣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還增悚仄如老僕者少而不力老而無成今則死期日迫雖欲自振以自績而力不可得自悼自憐而已所托二件文字大病之餘難近筆研當俟小蘇耳

答鄭景由　甲寅九月十六日

書至慰喜所示院鬧未知何為且未記昔年鄙說如何也只誦人間何處不欺喧之句耳大抵是非相激之際若欲直己自信則適足以曳薪救火幸須安意以俟其底定如何問目批上如有未當更以見教如

何

答鄭景由　甲寅十月十七日

歸来杜門每念昔日遊從之樂日夕往来於心不忘也忽拜梘中惠書既詢以為學次第又有叅禮之問殆非賤陋之所敢承者只是所示諸書無非切於日用者皆不可不讀然必須先有入頭處然後漸有意味漸有次第矣大槩學者必有為己之心然後可以有為不然則雖讀萬卷書只是徒然矣此愚生平日所聞於師友者故聊以奉誦耳其餘無非箴警於老拙敢不服膺焉家禮祠堂祔位小註與大註各是一

說不可滾合而看也又來諭所謂若從西向之例則與正位相背設者未能曉解也曾祖南向而伯叔父在其西稍南而東向則豈有相背之理乎大抵看文字最忌不究立言者之本意輕易立說朱子為學者屢言之矣幸須自省也倘要祔位只在此傍者從大註說也何如何如

答鄭景由　丁巳二月二十三日

宜春逢別倏成三載其間人事變遷不翅多矣默念高門不改先德又以餘慶奉守祭祀也今奉下書始審伯氏就世而練期已過驚愕慟傷不能自已仍知

運氣不佳大賢之後亦不蒙休神理之舛忒久矣奈何三歲之間不無因緣奉候之便而懲於梁門購書之事不敢生意今者以尊家事力之微遠遣耑足問此窮途此豈易事加以不鄙蒙陋俯詢猥質有若以為萬一有知者然悚息漸恧無以自容然盛意之勤不敢坐孤各有批稟幸於後便回賜證示今不敢隱其愚者誠欲因此而求教耳此千生萬受日迫鬼門自他人觀之可謂至難堪矣而自謂此是罪人所宜故少無戚嗟之意矣所欲言者甚多而來奴以粮食告歸甚急故不能一一他無奉答亦甚荒亂都希酌

諒

答鄭景由　戊午九月二十二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長女遽甬夭折悲念酸苦不自堪忍加以衰病侵凌餘日無幾而時論益急危厲度日紙上工夫亦甚疎脫回顧茫然只有慚悼而已尊從叔郁哉迤邐遠訪仍拜七月晦日書並別紙一通雖荷不鄙之盛心第聞有悼夭之痛是何老先生盛德使後來不克蒙其澤耶痛歎痛歎老先生碑草適與士友消詳頗改舊本未知從後觀之不如今之視昔否耳所諭尹生凞采未知是誰家子弟耶不見來書

固為可恨而所付朱書疑義尤恨其不得承拜而有所警發也今茲別紙所詢猥以瞽見仰塞謙光之盛意其所未當幸乞一一批回如何如何大抵鄙意排比章句玩索文意不是易事而省身克己尤切於日用工夫此當齊頭並進而不可偏廢此事朱先生屢言之故猥以奉誦不罪幸甚

答鄭景由　庚申七月二十一日

日者冗甚未得說話而遽甬解携汔茲為恨今茲匪意遠奉惠書仍有詢蕘一紙慰瀉之餘還增悚仄此始欲於鄉里將息一兩月矣略見論議紛紜罪戾之

縱益有所難便遂入深處杜門念咎此外無足言者
疾病之暇時閱舊書則茫然如未嘗見者自歎精力
之頓衰也昨因的便付送分類二程書於李汝九諸
人欲其更為序次以便看閱矣計非旬月可了幸望
景由與汝九諸人約會一處了當其役如何如何

別紙

盥時先手後面之疑非謂次序倒置也蓋東俗先濯
兩手仍以其手之汚者洗面其為不潔甚矣以此疑
古所謂沃盥者一用新潔雖先手後面而無用汚之
弊也曾與李同甫偶然說及故日者漫及之耳

答鄭景由　癸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城裏暫奉汔茲耿耿即承問札殊慰戀思此疾病侵尋痊可無期悶不可言所論　國恤卒哭前忌墓祭等孝子之心不忍虧過略設以行則是所以褻常也有何大不安之事乎至於朔望則其禮尤畧亦恐無大未安蓋卒哭前雖不敢舉敢祭而至於畧設小祀則似不大害於禮意矣

答鄭景由　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

歲暮懷人一倍常時茲奉尚書何慰如之此病卧深谷意思無聊若過今日便是八十一歲人矣其間所

成就者何事也可笑可歎軍政之難誠如所示第不為該吏所欺耶此獘皆是該吏之所操矣不可不察也栗谷之詐誠仁人之言也九原不可作奈何奈何

答鄭景由　丁卯四月十八日

病伏垂死中得拜惠書縷縷示諭甚慰鄙懷文敬公祀事賴義不珍寶斯文之幸感戢感戢洪蓋事渠不諒高義有此逡巡雖是畏刼而然亦無知所致良可哀佘如見彼中士人則當以來意痛之矣羅巡其止於此亦云幸矣其竟被竄荒之律徵我則無此矣其為皇悚如何如何聞所親諸公及館學相繼陳疏此

還以憿惱　聖心尤增震灼此道則血誠諭止而力
弱人輕堇止此縣之人自愧無狀不見信於人也

答鄭景由　丁卯六月十日

霾熱之苦未有甚於此時承此委帖謹審政履之安
何慰如之且念世衰道微學之一字爲所諱惡惟澤
堂李爺獨屢言之故今左揆家能以爲言矣今奉示
諭悅如聽韶英於淫哇之塲也此實文忠老先生家
法勉之勉之此暑濕所攻絶食廢寢已一月矣幾何
而不摧殘以死也承許早晚歷訪令人凝佇

與鄭景由　丁卯至後一日

日来寒事異常未委履用佳否區區瞻渥靡日不勤曾於復書有所奉質久不見報令人悶欝朱夫子臨易簀所付托門人者直之一字而已伏想圃隱老先生家法亦不出此矣今茲新及第柳先達即文元先生外曾孫也今欲告慶於高井而人情例以官奠爲榮且此係於斯文想左右必能樂聞故敢此相言耳未涯奉際陽復加重

答俞弼卿 命賚

累日相守遽尒解携向風馳情沱不能已茲者虛人轉来致書傾喜之私不可名言此病劣之狀不足浼

聽而尽聞時議益怠告　廟之啓已發而鄭相以下
諸宰及章甫伸救之章並進云古人悠然於請罪之
章而吐血於見理之疏者有以哉然凡百斷置已久
不足措意間也家禮問目及大字紙地盧人立督當
俟後便報去耳

答俞弼卿

八月廿一書即玆奉覽鄙心驚喜真如披霧此非盧
語也家禍未艾舍弟喪對未數月長女權婦又以訃
来至情之慟不能自抑也題主之示當初先儒之說
略有可據者故如是奉答非得已也今衆論如此則

弼卿亦不須固執也閔台家事此亦聞之而謂之與知則無是矣回頭轉腦之諭在弼卿豈是難事老拙則誠有所不能日夕矍矍也餘希對時勉策以日新之功也

答俞弼卿

寂寞之中遠承問書深慰孤懷當初上来元非留計只以　國喪而濡滯今　國葬了當則不可不速去也如以皓首皺眉强顏人世不顧致仕經訓則豈不為禮家之罪人乎然而　聖上留之甚力是用悶縮皇怖也弼卿方讀何書近思啓蒙無復有疑否時時

温習之可也

與俞鄂卿

昨宿正陽始欲留於此蓋為相逢也忽聞方伯来迎且令差使諸官山間挫其紛擾當此饑歲事甚不便不得已促瑜鴈門不待於榆店則當於三日浦留待矣須自長安與居僧窮探而至似好蓋金淮二宰為之地者密矣時而此心亦無相念也然險處須挫慎審勿以千金之軀乘危也

答俞鄂卿別紙

出經人為本生親各降一等禮也外親亦在其中矣

服既輕而且是外喪則時祭無可廢之理矣
以服則雖可赴舉而以情則誠為未安此則只在本
人恭酌行之而已

答俞弼卿別紙

曾於　仁祖大王國恤時有一大家子欲再娶於卒
哭後慎齋先生極言其不可而竟不聽而行禮鄙意
每以為慎齋之說擷撲不破而世不行之極可歎也

答俞弼卿

懶作京書吾友之所宿知累書無答想不以為怪也
即又拜尚書知侍歡珍衛慶慰無任首陽事示諭誠

然然利誘威怵之餘舉世皆然何獨首陽也恨不令陳少陽復生分作百千身遍之八路耳先銘病且無暇泚筆而還閣者屢矣今番則欲留來便了當以歸而来便告忙兒孫輩頻住京裏當俟有便而呈納也當不出此月矣此暑病添劇大不如前未知復有相見之日否餘冀益加培養以副遠誠

答俞弼卿

雪湍淺谷悄然擁衾忽於此際遠奉問書欣慰之私不可名言況縷縷盈紙無非憂時愍俗可見仁者之心不能忘世也如此此疾病侵尋只成朝暮人回顧

平生尤悔不啻山積計非歲月可贖茫然不知為措
也楊山書去秋果然来到而世俗例喜紛紜心所厭
苦故不為示人矣不料自根本傳播今則無人不知
云誠可歎也初書旋即裁答而頗有說話後書之答
則殊草草矣或云今日豈務無如鎮定此甚有理故
前書之答已入裱而還止只送後答矣今回疇書知
後書亦不見到云淺以為訝也先銘偷隙記草而未
及易紙故今便未送當俟日後耳

別紙

去秋楊山前後書隔日来到前書大意則歸咎此漢

殊深而欲令我先謝於彼使彼報謝則庶有鎮定之道云云愚所荅則以為當大尹請斬虜使請絕和議及至江都投檄分司約明友嬰城固守其義凜然以為扶持世道之責萃於其家及至權金李死節而獨不能然則大失所望矣然其時不佳之說甚多則愚保其不然而曰於吉甫只以貪生莝豆一詩譏之則渠亦無辭矣其後從事於慎齋門下而廢科不仕又不諱江都事而上疏自訟則其義甚嘉故慎齋與其進而不保其往諸友亦誠心相與矣及與尹鑴為莫逆交雖見鑴攻斥朱子而亦不為恠反攻我之攻鑴

至曰義理天下之公豈朱子獨知而希仲獨不知也愚始謂鑑之邪說惟吉甫可以同力闢之矣豈料其陷溺至此哉是以每相見時未嘗不以此爭辨愚至曰鑑是斯文之亂賊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今有王者作則公當先伏法矣如此等說其子不能堪者是豈非人情乎今者所怒在此而此則不敢言故乃遷就江都事以為資持詬辱之端其心所在不難知矣而孰事亦為所瞞而乃曰江都事以為言愚雖深謝江都事而其積怨深怒其肯解釋乎當彼提起江都事也愚使止酬酢而不復與言則於事恰

好而乃引滄洲公所言而為證此則愚甚悔之而不可及矣云云楊書之所指正指此而然此事則雖使吾負荊詣其門而謝之必無益矣愚書大意不過如此然切勿語人恐惹無限紛紜也

孟子苦死與楊墨辨是如何與他有甚怨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也如人逐賊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唆做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唆做賊邊人語類五十五卷之十三板右朱子說

也鐫直斥朱子則其與楊墨為我無愛之說奚啻百倍我此而不闢則其禍將不止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然愚之不自量度而欲任此事則妄之甚也以此罪之則所當甘受然亂臣賊子不必士師而誅之者是朱子之訓則雖如愚之無狀亦何害於距彼我此則與江都說不同雖九死而不可悔謝矣

答俞弼卿　丁卯四月

戀想中遠見問書如奉譚晤老懷之慰何可盡言但聞不諒時勢敢為叟手障瀾計未知於道理何如也程先生有言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豈欺我哉此老

病不死喫盡大小世變未知何時是究竟時也未涯
奉際惟冀杜門着書以副遠誠

與朴大叔 鍾 甲寅九月十五日

日者客主違言推謝不敏雖蒙雅量旋賜寬赦而私
心罪悔則沉今猶淺矣乃荷下狀垂問辭意勤厚披
復以還愧感難喻 天崩之痛普纏含生而如老臣
者限一死之遲耳奈何奈何迫於嚴命忍死就道而
所患甚苦昨日僅抵江岸方此兀兀窮恐終弧任使
之 聖意耳所諭架虛鑿空忽經自大之孽左右豈
或如是其所以警省此漢者淺矣羣謗譁然之示趣

用悚息無乃家間兒少輩掩此揚人輕撓其舌而然耶若然則老夫安所逃罪第觀左右求道太迫責效太急而如老漢者一生坐此自誤誤人者甚多唯願從今共與左右從事於看書致精存心養氣之功以冀一班耳

答朴大叔　丙辰十二月

日者不遠千里臨此荒裔不厭魑魅之揄揶鵂鶹之紛糾留連一旬俯與講論此當於青史上求矣豈今世之所嘗聞哉奉別以後復得路上二度書辭意鄭重尋常傾佩不料茲者長牋短幅語意勤懇其所以

警責者益見仁人愛人之心矣不自知鄙劣何以得
此於賢友也此中只如前日而噀血之症轉深一夜
之間幾至一盡如此而豈有不死之理乎然是亦命
也安之而已前語吟咏屢回頓覺有憑憑之意耳別
紙以小幅投納其不是處後便證示如何来紙挽還
所書之語謂可以有助於進學涵養之功矣来詩切
欲和送自聞時輩僞作譏謗詩以為鄙作之後一切
不復吟咏今不敢破戒耳歲行相捘只祝學業日新
以幸斯文

與朴大叔　己未四月

即問侍奉如何戀遡非虛語也此死生在前尚復何言切有所懇家有孫女曾有定親處臨期不諧理勢則然矣窃聞仲氏馮山有佳兒顧念事契之重而又不以禍福為意者舍尊家其誰可哉敢此冒煩想或不以為迂且僭也且念其父譽之固不若非其父譽之悉自以為猥蒙不鄙不後他人豈敢為一毫彼戚之私哉吾女誠賢實有女士之才德尊家如不以其父譽之為難信則頗受一言之重以申二姓之好未知如何始擬專遣孫兒面陳斯言而事機如此故只憑一書布此悃幅並須諒察

見讀何書斬伐之餘例諱學問此非小患也吾友寧有是哉益自樹立以幸世道千萬之望

答朴大叔　庚申七月

海中時得拜惠書存問死生已是不得於人者況有規誨出於赤心仰認君子愛人之盛心而自揣無狀無以得此於賢友則悃愊之私又不可言聖人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尋常責望於諸兒者實不外克己二字而於此二字自無一毫之近似者雖或苦口相告寧有其效哉此實理勃然矣然至意不可虛孤謹當勉勵偷惰

少用力於有諸已求諸人之訓而萬一不負鉗鍼之勤則實感德之賜也衛武公毋以老耄而舍我之願到此極知其出於肝肺也此遽獲生還　聖德至矣感刻同極尚復何言辭家七年親舊喜迎此人情也前月旬間相續來見果如所諭自入淺處漸覺稍小然亦不無自遠而至者頗欠靜寂之趣若過一二月則可以免此此後果賜臨顧則可以承清誨於寂寞之濱何幸何幸第二孫兒適不在此入海時渠丞不屑之教極用感佩矣倘蒙終始提警俾不至小人之歸則舉家感德何可盡喻

答朴大叔　辛酉正月

昨者雖得連枕不得說話尚此為恨茲承下狀警誨諄復感荷何極東湖問答與今時勢又有畧不同者然無非切要之言欲一陳聞而未暇也綿布之變通誠小民之大利而偉民之大慈也以故大臣欲以錢代布矣只如此小利害何益於民窮財盡之日耶必須大吏張然後庶有回籲之望而大吏張必大驗擾此為難耳

答朴大叔　辛酉六月二日

来時不得仁者之贈言沉茲為恨即於襆中承拜忠

札如更面奉何慰如之此年已至而且於時事無一
毫裨益徒誤　聖眷此日夕皇皇靡寧者故　設撥
之後不俟終日而歸此外斷無他勝矣如大叔尚此
踈訝耶見在何處方讀何書須精熟四子如諭已言
勿以好異體奇為心也此索居空谷病狀無聊最與
吾友相遠過誰箴而病誰鍼以此常不自快耳

與朴大叔　壬戌十二月

陽德已陷緬惟侍奉學履對時日新此隋城有難使
者見至驍江蓋宿計也知先庄在此撫覽遺跡不勝
懷德之私也即見洪君士中抵孫兒書知親議已定

前頭日字甚促然不待資粧而嫁不失時此小學明訓故亟遣姪孫處使之消日以歸幸有以明教之也尊仲氏及季郎阿咸處皆不別狀同照如何

答朴大叔　甲子十一月

昔在墳菴京裏兒輩視送問書此時知舊一紙奚啻千金也秖緣老子命薄動輒累人故不敢以名姓自通於輦轂之下然意謂必蒙恕諒矣今拜來書乃有遐外之語極令人驚惶也如此無狀若荷知舊之不遐外則榮耀大矣每持手牘以誇於山翁野老如大叔書則殆於紙毛而墨渝矣今大叔乃有是言豈欲

持此以為遐外之端耶呵呵此間賤疾苦劇兒病殫留古所謂兩相憐者實真境也承有臨顧語豈不幸甚茅近日則雖臨顧病不可說話侯小間南歸日欲於路傍村舍相邀聯枕此晦翁取靜意也茅未知化兒之無戲劇否也今朝承音来傳　聖諭皇恐不敢安耳

答朴大叔　丙寅正月

不善之積殃及無罪女子去秋淫雨中忽然喪逝摧痛悲念不自堪忍脩短之理不為不聞而溺愛蔽情哭泣過度疾病乘之今則鬼事日迫萬念俱灰此時

遠蒙左右俯賜慰問矜念之意溢於言表平生得此於人蓋寡哀感之至不容名言舊念未祛之諭以左右邁往之勇寧有是哉豈所以警此老謏聞箧中所有之書未知說話如何而終不投示何也若是責厲之言則必是頂門上一鍼矣領卒聞之而不敢冀耳如其今世偏黨私紜之說則不領聞也大抵相去絶遠清誨之承杳然無期向風引領但有馳情而已

答朴大叔

日者奉別忽卒未得穩承清誨尋常茹恨忽於襆中獲奉前月十二日惠札謹悉侍奉勝迪慰喜不可言

只所諭去就之說義高而理精且所引朱子云云尤非淺拙所敢聞者此漢始来之意只以終年坐在召命中皇隕之心日夜痛增故欲一呈此老病垂死之身冀 上矜憐而永許休致也不料初對之日迫於疾作未畢悃愊將欲退以疏章懇請終不蒙允則欲留疏退去矣忽以人言狼狽走出跧伏溪谷已有日而承旨史官逐日下来尤切皇悚將以翌日間来裝遠去矣先銘擾攘此挫未得洩筆須俟安頓靜處然後可及於此矣曾以一書冒煩仲氏矣今聞已達此事若成奖門之幸也

答朴大叔

令姪歷訪略謝一書早晚當徹也今玆問書甚慰戀思月前連祇見諭此漢豈其人哉只於　寧陵草封之下借一人家權且歇泊以臨春江幸大叔飄然一棹載書見訪則當對床夜雨倘以世事相言則相浮以大白也非愚事未知亦有意乎

答朴大叔

日者剡溪之趣迄不能忘承此惠札甚慰意思尊嚴字咻非朋友相與之義不料見義之至此也此樂正之憂尚不能紓日夕悔罪而已文字之役昨者粗了

然此後頗有曲折若其梳洗整頓則復當消了數日悶不可言　聖教懇蒙勤懇隕越何極然来教云云真是强焦侥以千鈞之重平日自謂受知之深也今乃知不知之甚也惟是憂時之切則可謂云尔然徒憂何補只是用老而已

答朴大叔

来書縷縷深荷勤誨去就之義詳在仲氏書若有来便更教幸甚至如容量云云此實大君子主世道者事如我者雖或胸吞雲夢八九誰肯有相顧者人將距我之不暇矣人之所處各有所宜幸大叔處我於

澗之畔山之阿使之麋鹿之與遊木石之與居可也世道之責自有任之者矣何時復奉豁此懷也

與李同甫　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日者復奉来書更增哽愴少時嘗讀杜陵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之句此句直畫出今日事矣散帙凌亂精神闌珊不得全副哀索謹當隨得隨上也只祝倍加保嗇以慰遠望

答李同甫　壬子四月十一日

踽踽斯世埋處窮山有契無所質有得無所告存沒之感於斯為甚茲奉吾人問書仍有縷縷之示此豈

翅元宴之如見而已既悲且喜無以為懷此去年大病不死尚在地上然亦人鬼間消息最是心力日耗綆下數行文字輒復思睡曰又茫然不記所閱者是何等說話如此在世有何意趣淺恨壯歲虛負了可惜光陰也先德之述惟恐不堪而已何敢暫時忘去也秋間之示果無踰揶何幸如之而人事喜乖亦不敢幾耳李上舍遠來窮谷旋復解携只攪孤懷而已

答李同甫　癸丑二月二十七日

別懷悵悒屢日不釋豈年衰易感而然耶非意奉此惠帖殊慰此心還為悅然也此才歸懷鄉欲觀同春

出垣而病劣轉甚恐乖夙心耳侑奠高文辭意俱倒令人感涕未知逝者只此否耶病錄恭俟回報矣

答李同甫　癸丑五月十九日

此於夏間例有胃症今年則感早而益甚方委枕席殊殊欲絶矣忽於此際遠承問書心神洒然賴失沉痾所在矣第聯紙見諭若將以此漢為粗有知識可與論此事者然窃不勝悶汗之沾衣也亦恐明者不免於失言之誚矣況此所詢放倒欲速之病此實平生此漢所甚患而不能自治者何可以治人之所患乎且賢者已知其如此此是能治之藥而如此漢者

則昏昧慌惚元不知其如此矣抑嘗聞孟子有勿忘勿助之訓此實此病之良藥日前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聊以奉誦耳先銘改證處一一批呈如更有未當毋吝複示也序文神昏至此而亦恐一朝溘然永孤盛意故忍死草納齋記亦然也

答李同甫　癸丑十二月十二日

十月初急於田棹未能以一書告行其違左無恠也即於仲深便中遠奉問書如聽英音慰豁巨量此纔到山中亟被山靈譴訶勘以大病圍以深谷臨之以閻羅老子則臘月三十日居然而至山外溪聲亦且

不管況彼昭陽江上閑隨白鷗之人雖有此風唱而之言都不相關矣今来教證以坡老所遭已極驚悚況遠引乾淳夫子則極令人愧赧也惟是既往不諫而惟杜門着書少収桑榆之功是誠心所願而心力已耗目力隨短開卷茫然輒復掩閉安得與同甫强輔朝夕相守以資警益也然歲月易得年吟難任同甫亦須及時勉學以毋負皇天畀付之意也

答李同甫　甲寅正月五日

曾於仲深得聞襆即以答書入襆以謝藥者洊承甚荷相念之深此一病經年生意蕭然每於少愈時輒

以為安得如同甫者講討所疑於未瞑之前耶此亦戚矣歲律更始深乞侍外進學以副遠誠

答李同甫　甲寅二月十二日

曰褫纔有書忽此耑人復荷訊帖既感且愧莫之勝說此只如前書遣時無可言者先狀欲留此人草定付呈而適尹甥博累然遠來為請多少文字計非數日可了又到手者又數家勢須晦間歸懷謝客於松楸而為之幸於來初送人於懷而取去如何熊帖亦然也立言垂後之諭以同甫之賢有此失言何也大上立德其次立言然立言亦非有德者不能也同甫

乃以此責之於至庸極陋之此漢耶堆四書小註之妄有所疑者則頗與朋友講之耳

別紙

尊周攘夷通萬古之大義復讎雪恥順人心之至理當無有彼此輕重之差也至如復雪久近之差天子諸侯以萬世為期士大夫以下以五世為斷者乃朱子說也

答李同甫

國哀普深隕痛臣民之不祿一至於此奈何奈何此漢寧有所謂去就者只欲一番奔哭以伸臣子之義

而只以病次且及聞諸人要責則皇恐遽發及至中道疾劇則不得已而退歸然亦惧於挾彈以伺之類耳而或云方在上疏待罪之中實媕於冒進　閣下此皆行謀前却之端大抵非疾劇則終雖却步而當稍進於利廣之間矣承問書仍知海遣喪成驚歎不已發引時若冒暑上去討一靜處數日跧伏則當復與吾友從容而前頭事又不知將如何耳見讀何書大學已爛熟無所疑否此自冬至春翻閱朱子大全自前月全廢方葺亭舍為獨處卒業計耳

答李同甫　甲寅五月二十日

昨日纔奉十四日書俄自山中褫到前月晦日所惠及別紙備悉誨諭之意今世酬酢皆如同甫之爲則義理安得以不明說話亦豈有閑漫哉誠不覺心眼俱開也此災蹇甚衆經歲之後始歸松楸則女子爲權右尹子婦者得病垂盡愍其顧見父母般置膝下而老婦亦自山中來會此間老舐之懷有不可堪者而此漢亦自昨日暴下無數幾何而不爲澌盡也耶路左攀哭之義誠如來諭誠欲忍死作行而病勢一樣如此則亦末如之何矣別紙從後回教望也

別紙

論語法語章小註来示所疑正符鄙見矣其元註之意蓋自不從不說只改且繹只一串說而只以下文還釋上文之意至其後段從且悅而終不改繹然後始博援其文勢以反前段之意矣元註之意分明如此而陳氏之說則有所不然者矣從前以此語人則人以古書之故無有見信者今吾友者破如此窈奧致精之功而自幸淺見之不謬也元註以俚語句之則當曰可也尼改且繹矣於尼卧

答李同甫　甲寅八月二日

到此徵聞尊從之不起方用驚慘忽此書来倫悉示

諭尤切傷惜也此冒熱行役茉衛凋瘁自數日来疾作略恃粥糜勢將仍伏於此而諸意必欲其進詣城外要須如此然亦有多少節拍略具仲深別紙幸取見而更教之今日事不須嗟勞憂歎當患難如不得力讀古書何用也獨樂相公欲作書不敢賤臣竄謫亦在八百里間則直所謂嶺海不落莫矣

答李同甫　甲寅十月十七日

歸時獨不見同甫縕結之懷尚不能自解也即於榿中獲奉問札傾慰不能已所諭每出必有所遺隱約於林黃中唐仲友吳禹圭似乎僭矣而亦可發一笑

矣歸後靜寂果如來說可以着書而第於窩地蔑蔑
如未嘗讀書讀書而不得力與不讀何異也只恨日
前枉費工夫也未涯觀善惟進學自愛外間紛紛儘
不干事也

與李同甫　乙卯四月十一日

前書荷荷即日侍餘學況如何不勝戀溯之心此中
風氣之惡入夏尤甚宿患諸症一切添劇自知為鬼
之日不遠矣然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實非學
力之有得也近讀何書雖未能一一有味必須有犁
然會心處然後漸漸有味終至於無不有味然後始

是讀書人也此病暇時略閱朱子大全語類書略窺當時用意處不無一知半解誠有忻然悅豫於心者雖犯時諱而不知畏耳

別紙

有人歷說尊堂叔丈事而憂之者未知如何大全二十八之第七板諸公云云廿九之第廿七板抑時事云云此丈前已嘗稟議否幸有以密示之也略聞徇洞購人書札甚勤幸須密之此紙亟火之非的便無答恐速焚坑之禍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慶元間朱子語也今世士夫若以此八箇字貼在額上則可

免狼狽也

答李同甫　乙卯五月十一日

前後三得手書足當一奉何喜如之且奉警省語其益於老惰者甚多矣然同甫亦須著實下工正不須淮擬安排只為口耳之資而已也荷相愛之深敢竭此言未必不為高明之一助也尊叔父表銘寫納幸稟於諸公眼而示教也熊帖跋屢蒙諭及如甚不安幸以錄示則或可更商量耳

尊叔父丈可以大光於竹帛矣今日諸賢若以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八箇字貼在額上則豈不有益

於世道耶

答李同甫　乙卯十二月十八日

茲並得同甫仲洪書不知今日是何日也此鬼事日迫窮恐不得更相見耳來人旋促書甚急累牘示諭不得奉保佇俟後日的便耳其中所疑云云鄙說如指所親者則天厭之矣劉證疑義此實朱子所謂合說底話誠所願聞也此亦方與孫兒錄得若干篇如得易紙則當回楊江轉奉也

答李同甫　丁巳二月小晦

前書來到已久謂當罄盡所欲言者以俟面教矣賤

疾比甚苦惱日循蹉過而貴使遽来告歸盱詢諸紙尚未精思奉答況其餘乎地遠人病事事鹵莽慨歎奈何来諭弥郎素位等語俱非賤陋所堪而惟些火佔畢之功亦且倚閣常自愧惧実今承歲月虚度之諭同甫豈其然乎老拙之警省深矣金相別紙有小作課程之示此為今日切至工夫而亦無精力可以及此只自咄嗟而已然不能不以此望於同甫耳惠来五種佳味緬認至意無以為謝第以同甫清寒何以有此珎饋此令人不敢安者耳餘在別幅者皆出口占並有財量

答李同甫　丁巳八月二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喪逝遠地聞訃悲悼不可堪遠蒙手書慰問感戢之至不容名言別紙及前書中滯者一一領悉槩審侍奉之適今日所望豈外於是只惧此漢有何知識而每荷詢叩至此之勤耶霊芝諸詩猥蒙寵奬切欲依教寫納而病且忙未果當俟日後耳所問黒腰先儒謂陸氏學兩頭明中間暗是為黒腰陸氏深攻無逆二字故詩中及之矣半座迎晉景王欲殺夏侯太初而未決其兄曰昔趙盾弑其君汝至則半座迎太初至則一座迎景王遂殺之前詩

蓋用此事矣鐵笵事殊不欲言故前書不能報一二矣今得其書則大有慚悔語已前得失皆可置之也

答李同甫　丁巳十月二十二日

歲暮蠻鄉懷人正若不料垂札翛然入眼又一卷毋子所以條析諸說之同異辨明經旨之歸趣者曲折詳贍語意該貫可見沉思積慮耐煩理會之功矣然間有繁絮支蔓處潛玩久熟自無此病矣今欲逐條附說以求訂正而秋夏暑潦之侵忽得痔漏之症痛楚苦惱心神錯乱雖欲支頭口呼而亦不可得當俟少間一一批稟也前來紙地尚未奉剔都緣疾病無

暇及此記文亦然矣鐵瓮事非不欲一陳源委以塞屢問之意而窃恐如此適足為理絲而棼之之歸又惟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者是頼于之所從事而曽于之所稱誦者故一於無言然傷歎之心則每存於中矣今若曰其慚悔之發善為開導而更無慫恿之言則庶可至於和平矣

別紙

近事不欲聞亦不得聞大槩斷置已久自覺省事耳大全問目病冗如許僅過半纔當續質於朗州如自彼轉入高峯幸一一勘示如何吾儕今日只有此事

尚屬自已千萬留念也

答李同甫　戊午六月十二日

戀想常勤嗣音無階忽於褫中得奉四月十一書示諭勤懇有踰尋常真如冱寒門而濯清風也只嘗藥之憂久而未已窃想誠孝感神已得吉慶由他矣此間病狀何足每形筆舌只咀食之症實非尋常未知何日眼光落地耳中庸疑義始欲續呈聲見矣疾病如許放倒凡百久矣並與記文而訖玆遷就今蒙諭及益切慚歎耳倘於涼生後一分可以自力則終不相孤耳鐵笵事不復云云誠為穩當所諭議疏云云

之說終荷明示則切欲知其曲折矣年老氣衰甚苦紛紛而於是非得失則亦不欲全然滅裂此亦一病而不能痛斷真所謂賦性一定而不能變化者也

答李同甫　戊午十二月二日

時烈不善所積又哭女子喪遠地摧痛不言可知矣蒙慰以書悲緒如新巢客丈奄忽就世非但貴宗之不幸而已時烈哭死以後宿疾頓劇不但阻食之作苦而已也文谷相公蒙恩內移士林之慶也時憂雖甚切切而非所敢言也鐵笥誠不欲提起以益外間之紛紜故前日屢蒙勤教而終不欲破戒至引馬肝

說為言矣復此俯詢誠不知所以為對也今日事一字之同異轉成難處之事何必為此鬧酬酢也所諭鄙說前後之異只是自己事敢不奉稟以為受教之地予錄在別紙幸勿以示人也

答李同甫　己未三月十一日

二月初六書其晦來到翌日後又自峯縣投示正月初八日惠札並皆欣瀉不知所言去冬書旋即修答以入的視矣不知何故至今未達耶其中所詢鐵笕事雖不敢詳言而鄙意則略已見矣或落他人之目則無乃有是非之生耶可慮可慮所示仲深事誠可

愍然以孝傷孝斷非道理開陳可生之路此實友朋之責耳鐵笭事復蒙諄複之教而終不欲破戒故今亦不敢開喙屢問屢喋甚為無禮惶悚惶悚只今日紛紛自與禮說不相閑早晚當自知之耳中庸疑義條在別紙以盡章句而或問則猶未及焉當俟日後耳固知瞽見之謬妄而急於求教不敢有隱幸一一證示無如前日之但為唯諾也記文亦依命荒拙可笑亦望斤教也

答李同甫　庚申七月四日

途中逖聞有疾奉慮無涯即見六月七日書喜其已

入甦境也吾友清心寡欲所患想是外感則陳根朽
葉亦易湊效矣然少愈之戎亦不可暫忘也此蒙恩
放歸堯天舜日無以過此盖非隕首所可報荅只有
嵩華之祝而歸理書冊思復講究則神思昏塞難可
自力可惜少壯時節徒爲虛負也見看何書必日長
進而恨不得相觀也韻語深荷切欲奉和而罪戾之
餘書猶不可況可及他耶吾友前者屢聞關西事而
終不敢報荅矣今則已知馬肝之味耶當時妄意於
涵養工夫或少致疑也如何如何未涯際接臨風悵
然

別紙

尊從氏事此亦曰人聞之為之歎咄也蓬山時果有所酬酢亦喜其當彼時而能不甘受人言也豈料其遽入於白簡也人言之虛實此未之知而每以為寧有文忠家子孫而求媚於孝全之雛耶以故雖或有一二傳問而曾不之信及見其戊午自卞之書則尤令人洒然曰以大宇奉酬矣今乃至此豈勝驚惜然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想尊從必能加勉乎此而賢者之所以相勗者亦不出乎此矣

答李同甫　庚申十二月三日

季氏常頃一見今茲傾蓋甚愜風心仍奉来書倘悉
彼此意思一般也此始計不過西監貂様也忽此
國哀濡滞至今今則文字粗圓若蒙啓下不時復尋
歸路矣此時不即進靜觀齋中得聞先酘又不與似
續從容談晤俯仰今昔徒有悵歎而已

李同甫別紙　庚申十二月九日

翔望及節祀其禮甚略國葬前行之似無所嫌也國
家既行　陵寢祭則私家亦可以上墓然　梓宮在
殯而已亦齋衰之葬前則不可不減殺矣此當初鄙
見蓋擾先賢之說也國喪成服前則似當一切廢之

也只朝夕奠及上食則不可廢也墓祭若行於齋室則當以紙牓設位矣

答李同甫　辛酉正月七日

旅館逢新意思悄然承此問書殊用慰賀初三登對天顏温粹袖進奏劄翌日承批劄與批辭皆不出朝報矣然此後擔當自有其人賤拙只以　聖祖之事警咳於　神孫而已復治劄本明將投進蓋中前劄餘意也未知此後　聖意復如何耳瞬珠稿昨已承命矣餘膏賸馥觸目生悲人欲久不死者真不可知耳宿疾支離父子相憐今又有乳下之殤老夫情懷

不勝其悪爾先銘籤處洎稿跋當俟間隙奉復也

答李同甫　辛酉六月二十日

山深谷邃自雨潦漢漲之後則益與人世隔截不料来便乃能穿到於此際也書辭悲苦讀来愴然神理喜舛久不佑仁門奈何奈何此阻食氣憊加以暑潦異常長時委頓殊無佳趣也所托两件事謹策其駑僅僅如命古人所謂六月揮汗此豈近筆研時節者無虚語也先集趂此時八刋誠不可已文谷文字酷類濯纓集中趙與叔墓文千載之下可為隕涕也餘在别紙其可反復處不以頻數為嫌幸甚

別紙

令妹几筵當初傳聞果不無所疑於心者盖記曰姑姊妹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聖人制禮之意其嚴如此今承示諭細知其曲折矣然如尊門及閔氏家皆當爲士夫家摸範此等處不可放過也

答李同甫　辛酉九月十七日

昨裁壺丈書極欲並奉仍有煩浼也以多作京裏書爲嫌而不果也今於褫中得見今月七日所遣書並

諸紙謹俱承悉矣只纔經校役吏無精力可及他事奈何然不敢全弧盛意略副一二蓋慮刻事當前不可少緩也只身在閑地逃聞外間甚沟年四十而見惡於人者猶為聖賢所戒況將兩四十者乎如此人物吾友何所取而猶以莫重事屢次見托耶取此来不敢不竭高而踏厚為之寢食俱廢也欲作玄丈書略白寃誣而又以為破戒作書適足以實前謗故不敢也

答李同甫　壬戌正月十二日

病伏窮山萬念俱灰每得同甫書輒為之心眼俱開

也一命之承曾已想念矣然此不可問人人亦不可為言只在自量而自處耳惟讀書窮理無微不燭則處已行世無不得宜矣

與李同甫　壬戌三月二日

寂寞之濱累日相守勝讀十年書真覺其實語也別後悵恨又不須說也此自知病不可為忍死西歸永辭丘墓益覺愴淨而情理則少伸矣旋欲還栖安靜待盡而更無起動氣力悶不知所出語類分段廿一告依送幸即下工夫而着些精神更精其部居以便考閱如何如何

答李同甫　壬戌七月十六日

病卧呻吟中獲奉前月廿九日本月初五所遣書不但存問死生其所以講質語類事至精至密此平生得於諸友者甚鮮欣然玩繹不覺心眼俱開也鴈役承退憂丈留意甚敬且仰世衰道微此等書冊拋在笆籬邊久矣王務家私之人有肯樂聞於此者乎吾儕不可不勤勉卒業歸成於此翁也語類勝本前後所呈者五冊也今又呈一冊是自百二十七至三十者也此外則更無餘矣別錄一冊蒙示極幸今欲一一奉報而樞儀告忙當俟後便耳夕陽無限黃昏已

近同甫若至此漢年歲則亦當知之也程書分類之本付之白石崔君諸人已久而迄未了當若得同甫重略加警責則善矣將來註解亦頗蒙同甫之相助也

別紙

當初鄙意則以為一語之中有轉而之它者三數語故不免裁割各以類從故欲加小分之目而亦意其未甚洽好也今来示如此須更思洽好者終不至為阿房宮則幸甚

来示然矣但所謂雜類者雖間有雜說然皆主於古

書之雜者而已今所追入恐或有不著者矣更加商量如何

與李同甫　壬戌十二月四日

陽德漸昭侍餘學履對時日新賀詠區區此伏在江皐日與村秀數墨不至全然無事也語類寫役今至幾許日望其就緒矣大全問目此間士友頗欲考證此書見在何處谷雲丈或文谷宅藏置則須以鄙說討付承碩則自可來到耳同甫見讀何書頃聞之仲和次科後不以經傳為筌蹄則明友之幸也

與李同甫　癸亥正月三十日

靜中着書想日有新得恨不得相觀也昨者獲逢玉堂諸賢則見謂鄙所校心經解同甫以為有疑處可議處云幸須詳細錄示如何玉堂之意蓋欲相與歸一然後此書可以了當云故謹此專人奉告耳玄石至今不来故此漢尚在去留間極令人惘惘也

答李同甫　癸亥二月八日

病卧旅窓意緒無聊獲奉尚書辭意縷縷奉讀以還頓失沉疴所在也此始謂偶然感冒今則轉成沉痼至施灸焫而莫效凜然自危柰何柰何玄石自　聖上至誠招徠適　聖候靡寧不得日侍燕閑極可憂

歎世既有任斯道者則如我醜拙所當亟歸山裏餐粥沒世而　主上既不許退又妄意窃欲誠佐和叔下風姑此遲滯未知終如何出場也心經疑目謹拜領矣聯珠集附錄僅偷隙暇旋旋與疇孫商量草定幾至絶筆明或再明當奉納於舘洞耳

答李同甫　癸亥四月九日

昨日題鳳迨茲恨歎即拜来書稍以為慰茲聞知止大爺以大全問目請於筵中欲依朱子脩禮劄辭使之卒業自度非其人而終不得免焉則同甫正不得辭其責矣茲欲出就紙署以雨未果明若来會可以

商量凡百甫相見不遠姑留詵面也照答

答李同甫　癸亥五月十八日

江頭之別至今惘然即拜来書稍慰此心第所聞一二尤甚驚愕不知處身之所也別紙謹悉其事尤得其真今日事將何出場耶承来望之示昌任欣幸玄石云云未曉其意此友望實俱隆上下信服正是漸載奮庸之日今乃無故遽歸豈其初心哉至於言不行道不合而去則不為無說矣

答李同甫　癸亥九月八日

自入山棄益思高標殆發於夜夜夢寐矣忽於梘中

承拜八月初三日惠書入眼雖晚喜慰無量矣第未知所諭前書滯於何處有何說話若有一箇半箇時事則大不便矣窃聞玄石遠去海西一步九濶有疑誰質挫令人耿耿此越自初秋重患氣痗至今三月而每於午後必一次寒戰以致氣血日耗自知難久於此世矣康節詩曰從知虛過死萬遍却與未曾生一般每誦至此不勝慨然也所托文字重孤来教力疾草呈如欲不棄幸加修潤也

答李同甫　癸亥九月二十八日

連得書莊生所謂朝暮遇者幾矣且審誠孝所感色

憂復常喜慶昌已賤疾苦不已有時有加於初定非吉兆恭俟命物者處分而已少間時得與諸友讀過大全前日所集劉殼儘有疏脫或有謬誤處信乎古人之不輕易下手也如得高明一来商量有所取捨則不惟此事有賴踏洗足白之益亦於高明不必全無而奈無其路何曾咨君輔殼問亦多僭越深犯不韙之罪然已展者不可縮幸取見而指瑕也

與李同甫　甲午三月十一日

疇孫不欲遽入名途使之居閑讀書稍進見識而後從仕未晚故曾以此懇於兩大揆又以請於仲和矣

今聞藝館竟不舍旃知禁督責甚峻云此必仲和不以愚言為誠實使至於此此實平生言行不見信於人不勝慙懊之至今日所恃惟同甫力賜主張左說右論於諸友使不狼狽又使無痕跡是乃一箇出場也昨於仲和書略見鄙意而亦不敢索言只望同甫之宛轉斡旋也君子成人之美及如為人謀忠實平日所相與講誦者今其聞此想不泛然故敢及之

答李同甫　甲子十月二十一日

自有近事来酬酢絶稀茲拜遠書良慰戀想此何足言哉只杜門空山與死為隣而已示諭縷縷倘悉諒

光之盛亦懼滓穢之跡或能株累高明謹令兒孫如教修刪耳大抵此事如知有今日則雖承　睿旨死不敢上達矣愚迷昏罔已展難縮罪戾層加此則切恐諸友為謀之忠不及於曾子而然也如何如何此生無路奉際只祝寒節侍奉加衛

答李同甫　甲子十一月三日

本為救了兒病而来已病大作反使病兒添一重病此間景象何可盡言遠蒙耑指下狀示諭縷縷甚慰牢煢情懷也某書序文元有累人之懼復見謙光之心實出於誠故不敢不仰承矣今茲寵奬此極還不

敢安也此間兒病醫藥皆不奏效而元氣日耗幾何其不推也日夜煩熬寧欲無生也別紙謹悉此書之行不無少補於後學故湖伯必欲入梓而自念當今之勢與晦翁時又加遠矣故連書累牘不得則不止至於反復十許然後始得其諾此不為小事耳鄉里紛紛正所謂百千蚊蚋鼓翼狂鬧而亦足以戕人害物挫可怕也

與李同甫　乙丑七月四日

仕學相須曾論明訓想惟不住着書否頃來問書深荷不鄙有人說領略楓嶽而歸其能追挹南嶽之豪

氣否耶不登毗盧絕頂則不能知天下之為小也九
龍下一瀑尋到極危能至否乎至今思之不覺其寢
驚夢愕也此老病垂死尚在地上時登世人口邊自
惟無狀固應如此亦覺今日諸賢太多事也然猶以
猥在記數中為榮耳今日紛紛置之勿復道可也然
是非者根於性而自是窮格之實也頃聞高明之所
存也所可恠者靡哲不愚寧誤國事而奮躍日倍此
豈人謀所及也今此旱乾亦已太甚奈何奈何

答李同甫　乙丑十月八日

私家不幸無告女子遽尒喪亡摧痛悲念不自堪忍

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只此書久滯於萬義兒子知其病不能速歸故昨日始為先送矣茲者荐承問書恭知到官以後榮養備至小小疾恙不足為深憂矣居官之道論孟及小學之書備矣此平日所講服者奚待問於人哉惟富而教之此是聖訓然比來民俗極偷人倫之變無處無之恐是教化是急先之務也如何如何此間葬日漸近悲念之心益復難堪玄石書裁答以送金書亦見之矣惠來物件良荷厚眷華陽計於開月略入點檢書冊其時相去密通或可邂逅否仕學相須古訓炳然今日自

勉之道想不出此而明友所望亦豈外此

與李同甫　丙寅二月十八日

今廿三日欲行三兒冠禮其一乃圭菴先生之後商其在鄙家可謂縟儀倘蒙吾友謝旐旟來臨如朱先生缺為則其責賤事何可量哉若携彼中好禮章甫而來則尤幸矣若其所戒則有致道在不敢復煩吾友矣且念今茲校役甚有所関老漢心力目力率皆昏耗獨委致道吾友暫謝旬日朱墨仍留相助則或不無洗踏足白之益矣以此窃意吾友不至厭聞故敢此煩達

與李同甫　丙寅五月二十六日

日者紆轡見訪沉疴感幸即日侍餘諸況嘉吉今有致道及寒碧書須與傳到如得其答即付原安或義俾投於此如何孫兒狠須此極愍念何極須與指教不至終迷千萬幸甚攄思誠每誦其先訓以為凡事必求是毋落第二義未知此是古語否毋論古語已語而真是不草草學問也此二句常欲粘在額上也餘祝倍加保重

與李同甫　丙寅八月十日

秋序向深緬惟侍餘諸況並皆增裕區區瞻溯靡日

不勤曾聞新伯無交事意意謂如此則高明有再来
視篆之路而使拙者亦有容通之幸矣今知彼已到
畢所望歸虛矣不勝悵然之至此前月末間重患毒
痢幾不能起幸而向甦而小孫之疾一向危苦老拙
煩熬如何可言高明比着何書日有新知否比見玄
石否必有講討之益恨不聞其緒餘也日者回高明
獲審其意蓋欲知所編栗谷別集得失如何可見秉
心之公矣比来始得翻閱其搜羅裒粹之勤可謂至
矣雖謂之後世之子雲亦夫可也第其中所欲論入
山一節合有往復者蓋此一事倘悉於老先生自訟

之章何必旁引雜說以眩衆聽而且使其告　君誠實之辭反歸虛妄之地予傳聞難真實迹易晦此不可不慎鄙意紛紛爭進之說可一掃而去也其他合商量處甚多當俟日後逐條奉稟也此事所關非細亦係窮格之端吾輩正當於大學或問格致章求端所論不可不惕然內省精察其為人為己之分也須以此告於玄石想不以為大悖於理也

別紙　戊辰正月九日

南澗記文叙事該悉通暢委曲可謂真得家法之傳矣第時有主人不敢當者此則須行刪定然後可以

示人當俟暇日一一稟證也時事不敢問亦不敢言矣茲者猥蒙左右之說及矣今日萬事皆不暇言只天心未豫水旱相仍使民生就盡此實危急存亡之一大關也正宜恐懼修省以冀天心之萬一有悔而朝廷舉措乃反不然朱子嘗以事親諭之曰不幸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言誠實痛切令人不覺泣下未知誰能以此言得徹於 晃琉耶昔宋朝有奴詬大臣之詔朱子適宿上藍寺通夕不眠呼燭作書以與劉樞聖賢憂世之心自甫如

此然何益於宋之不競哉今日諸老所遺不止於奴詬而已豈不益為寒心哉且使之至此者誰必有任其責者而莫之敢指奈何奈何

與李同甫

戊辰四月二十日

道途悠遠聞問之阻勢也即惟侍政俱勝懸溯不可言也序文昨與仲和商量略加點化幸免金銀之歸耶回便吏示望也灘祠歸宿如何持難之意毋乃不專在於薪刈之慮耶欲知之矣此衰病日侵死期益迫昨者偶逢仲和致道窮探泉聲山色之勝追思舊遊不勝少一人之歎也所欲言者甚多遠書不敢縷

悉總希點會

別紙　戊辰六月五日

日前往復書透漏恐有些曲折也當時得見来示鄙意洒然嘗有所親奉疑吾人者愚謂其人以為從今可以解意乎其人驚喜曰吾儕之幸也請見其書甚懇出而略示之或曰此而傳播耶此後則無有知者矣然前此左右或有欲免唇舌之意耶寧有是理如此則恐於慶元黨禍時事或未熟者也且聞有新謗不小亦可發一笑也聞吾人嘗對人言某定不及朱子矣近日得見尹譜若朱子見此則豈止如此而已

以此觀之其宜不及朱子矣彼輩聞而大怒將縉其而彈劾云愚聞而笑曰此不待彼輩將自士類而彈劾可也何也朱先生脚下何敢以及不及之云者著語乎然朱夫子不止如此云者則誠確論也胡不觀於斥蘇斥陸斥林栗乎林只論易西銘而失其意曰而執迷不回而已然朱子駁正極其嚴峻至於被劾而不悔今若見尹之反覆譎狂以助淫辭則其斥之也奚止於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而已哉今其流毒已不可言昔汪尚書知貢舉取用蘇說之士二人則朱子之斥之也不翅嚴且切矣今尹徒之知舉也直以

莊周侮聖之言為題而試士世道何如哉此非鑄之作俑而尹之黨助之致耶可怕可怕彼之以愚為謗牛翁云者未知指何事而言也揆令人皇恐然朱子嘗以輕視前輩戒學者而又以尊畏前輩不敢違異左右顧瞻曲意周旋不敢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為非彼若以愚之妄論義理文意為謗牛翁則此不知朱子大訓之過也蓋於朱子前後兩說亦可見天理人欲之下學者不可不知也未知同甫以為如何

前書灘祠云云果指彼中書堂也昔年洪龍潭錫曰地名欲立程朱祠於窮峽愚揆力止之曰獨不念日

後事耶洪不聽矣其後無人守視而繼来者非斥之奪其守直典僕而材人汚穢之有不忍言者矣洪乃歎曰宋某真聖人也此婦孺之所知而渠獨不知後悔之挫而不覺其妄發也昔又鐵原宰欲立沙溪先生祠宇愚又力止而止今日彼中之止可謂得矣小祠之擬孤青微有不同者孤青啻起於賤隸蔚然為多事師長雖未知所造如何而大槩未有罪過人也今以人人而擬之恐或更加商量也凡事猥陳之說無非出於請教曚迷之誠意幸回便回示也

答李同甫　戊辰十二月二十日

積懇中瞥馬逢別渡漢回首青山隱映而已追書八眼忙手披讀不啻開雲覩日也此間以石患葵事差池悲撓憂悶不可形言不得已移卜他處而方消日于日于若遠則久留近甸有所難便故將不免叩棺永訣而徑歸矣老舐情懷當復如何疏本蒙賜勘證何幸何幸還為呈納蓋望益加商閱俾無一字一句爽實過當處如何如何別紙謹密箴不敢以示人矣

答李同甫　己巳正月十一日

襆中遠承問書想念情意一向懇惻感鏤之心不可言傳承略有嘗藥之憂此雖老人例症然奉慮實深

也鄙患膝痛方試灸熬而不得収效至於新正不得
上墓只有愴隕而已孫兒葬事遇石迂就遥想寒殯
哀淚常懸渠自短命而死胡然而悲念至此耶數十
人學罰観其書出題目大槩以附權門誣儒賢為言
不得不自當彼中動靜陰秘詭譎甚於鑊積時雖京
裏人莫有知者況此深谷雪塞中宇略聞本方之意
以為自我先發而彼若不明則無味甚矣不如袖手
而私相醜辱之為得云終果潛鋒則此當観勢發之
以観其如何耳

答朴士元 光一 丁巳十二月十五日

日者入門猥以性理之說見聞自詑所得大勝於山陽之文義而已自從解携愛慕之心日以益深欲捨而不可解茲奉遠書如見顏彩慰不可言此一味頹塔扶策不起亦將無聞而死矣自悔壯歲虛拋可惜光陰而不可追耳今日尊丈下問復呈瞽說必多未當幸從傍稟扣後便示賜如何餘歲窮加愛

答朴士元　庚申正月

来書不以所當勉者相勉而不無煦濡之意此雖出於相愛而亦非所望於左右者也既往置之勿復道可也惟前頭事抑有不可測者則只有符到即行四

字而已別紙亦不敢無言而有此反復亦犯時禁死罪死罪

別紙　庚申七月十一日

別紙二條與鄙說無異同深以為幸下條物則之則以準則之則着者考之詩經而有来歷忝之考亭而尤明白安知程子本意必不如是也然世人皆不如是着創聞者必且疑訝也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三

書

答朴士元　辛酉四月二十四日

遠奉問書仍知侍學俱勝慰荷無已此麋鹿之性不堪朝市且以犬馬之齒已踰致仕之年故不得不引經據禮而退孤負　聖恩若無所容来諭所謂浩然快適實非鄙意所存也来諭自悼語豈以賢者而有此乎其有警於老昏者多矣別紙曰忙草率奉報想多疵類其未當者幸乞還以證教也

與朴士元　癸亥九月十日

即茲霜寒侍外學履如何區區瞻戀無日不勤此自
庚申冬猥蒙　嚴召敢依程子西監義卒然出脚適
值國恤因循數日既退之後又被勤招至於十許日
間承旨三至理窮勢迫計無所出私窃以爲　聖上
若見癃老之狀則必賜矜憐而許其退藏矣黽勉冒
進懇乞之言無日不徹於聰明果蒙　恩許賜以命
書今作閑身養痾山裏拙者之幸方以　聖教校證
大全劄疑極欲奉對商量其委折略具於尊丈書中
倘以　嚴命得有行會則誠非細事也且因此商量
通讀大全一過於寂寞之中則豈非所謂因踏洗足

白者耶挺欲進往中半奉邀於山寺而老病既難動
著而所考據書冊動可汗牛此亦難處者惟望尊丈
之不鄙而有命耳

與朴士元

癸亥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火歸來不計風雪者欲趁士元未發也來歸無見
惘然有失無以為懷也即伏見尊丈書知尚未歸庭
旅迫之狀念之愍然早知不相待則其時當指送濟
原使之津遣也不敏之歎何可盡喻早晚倘出懷鄉
則更欲奉邀而今番使從者不得便宜甚矣以是次
且耳餘祝侍餘學履增佑

答朴士元　癸亥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候平復普深慶喜豈意　聖母遽棄臣民慟纏章
土只怨穹天而已爾時蒼黃羈旅狼狽不遑相念然
憂慮慺慺則每切於中月初自何來傳惠札知已輾
轉歸庭汔不勝喜幸之心道途艱辛想已相忘矣此
前月登對之後即還山裏招集旧日士友復校劄疑
之書忽復上來入臨之日仍蒙賜對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窃不忍仰視也　聖孝如此國家其庶幾乎面
承　誌文之命力辭不得而城市膠擾不便調病即
出先墓下去城裡四十里而遠矣山高水轉人跡罕

到可以着書而疾病沉深長委枕席浩歎而已

答朴士元　乙丑九月二十三日

私家不幸女子喪逝摧慟悲念不自堪忍此時忽奉
褫中書謹審侍履神相慰不可言此喪威疾憂哀若
煽煎殘喘垂盡命也奈何所詢皆是變禮之大節目
不敢輕易下語唯在高明博考而審處之耳

答朴士元　丙寅正月十八日

正歲納慶不欲隨例相言惟攻學進道有日新之功
悄然空谷瞻想方切忽於褫中緬承惠書傾慰之私
誠不可喻別紙下詢率尒報去雖爽於理致亦勝於

與隣翁閑話度日矣其末端所申同安杜鵑事像想當時思索意趣可見其不得不措矣至於精義入神宜哉未嘗不以此勉慕而寸進尺退終至面墻痛歎何及惟望吾友不以老耄而捨我時惠警策千萬幸甚

答朴士元　丙寅九月七日

戀想常懸茲於褫中承拜問書如奉顏色慰不可言廢却文字工夫在賢者豈至如此如老拙則甚矣年齒衰老已非讀書時節而至於存心靜養亦無湊泊田地真是虛負此生奈何奈何子夏門人章集程子

說朱子用十分思索而得之至有追憶鵑聲之語饒氏說雖有得失無足怪也第來說早晚獲承則幸矣

答朴士元　丙寅臘月二十七日

遙遙思想何日少弛只以地遠無便書疏亦難往復爲恨也茲於便中獲承問書恭審侍餘學履超勝慰瀉不容名言此無益於世徒窃士子之名如過五六朝暮則便是踰八望九之人媿負汗出羞在地上也別紙詳審精當不可容詳惟冀益加涵養之功日見富有之效以慰斯文之望千萬幸甚

答朴士元　丁卯九月二十五日

久闕聞問一味意想即拜遠書知喪威洊畳德門何故如此奔遑之餘傷損必多奉慮不已此至今無死然外食之憂恐在不遠耳前日洪陽便得承下狀并有別紙今茲荅呈矣文廟從祀此重事也從前不敢輕議今日又恐非時奉慮不淺也

荅朴士元　丁卯十月三十日

日者臨顧雖獲覩日之欵所懷未盡吐所疑未盡質奉別以来益增惘然之心也即日寒事警節未委侍餘學履珍增否區區向往實非虛語也今朝得見七月晦日書縷縷示諭蓋已縣悉於見時矣惟更進一

疏云者是起於起處以惹詬辱之端耳當初一番文字亦出於不得已也何必更為屋下之屋以增其拳踢也浩然章疑義倘蒙見示以資講質而獲其警益何幸何幸自餘只祝冬餘勤勉日新又新以幸斯文

答朴士元　戊辰八月二十四日

悠悠瞻湖實非虛語最是義理無窮餘日不多麗澤相資之頃恒切於中而不可得則只有悵歎而已玆於襆中遠承惠札其為慰釋不可名言日下文衆雖不敢言而憂悸則甚矣卦爻之示固有如来教者而求之他卦或有不然者每令人懵然也妾母不世祭

以妾婦祔于妾祖姑之文揆之則誠有如朱子所荅萬正淳之書而然而妾母不世祭云者亦是經義故先師援此而荅人之問此等處或可兩存否然朱子既駁經義之說則先師荅人之意窃恐有所未安也未知如何每當此等處未嘗不兢兢也吾友比讀何書作何工夫此身居下流衆惡之歸固其所宜比聞以侵侮退牛兩先生將有請罪之疏云雖甚無狀何曾一毫有此心自省而自艾也

與朴士元　己巳二月十四日

此行想已聞之嚴程迫促淨安之會恐不得成也最

是島中無書冊可以遣眼彼中所有可得見借否其中語類最切此外好看者送于中路為幸尊丈及朴洪州未及別書李元佐使之出来如何

答尹甬和 癸 丁巳十月二十六日

八月六日九月廿七日兩書一並来到披玩以来甚用慰豁此病日益苦無可言者誌文甚佳但進士出之進士上無来歷合有修潤朱子書數十條愚未嘗作此工夫無乃牛溪先生所抄錄而愚猥加標題者耶此書甚要幸加熟複如何別紙僭行批覈如有未當還以證示也前日五書不記何者傳来而何者否

也只其鄭重勤懇之意則感佩無已所諭兩別紙亦未記其承拜矣或已仰報而忘之耶對立事業要名後世誠是學者之大病然知其病者已是能治之藥石他人無所與於其間矣屈村書幸仍的便傳去也

答尹甫和　戊午三月一日

才以答書付李參卿之歸矣今又見元月五日書知侍外學履之適咻慰戀思昏昧之害事此通人之所患然知而欲去之者已是能去之藥惟在用力之如何甫疑義冒昧報去難免不韙之誚所示金君曾知其出於尹兄門墻也此亦相識久矣郭君世誼不淺

而恨未知識耳聞有切磋之益甚善甚善来紙染還

答尹甫和　戊午十一月七日

某白私門不幸長女遽甫天折悲痛酸苦不自堪忍前月初十日奉承六月廿一日惠書及別紙審尊亦遭重戚親愛加隆悲痛何堪此哭泣之餘宿疾頓劇長委枕席絶無人世之意奈何奈何所諭浮淺之習正坐氣質輕儇工夫踈略而然若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則庶幾得力大槩能知此病者實是治病之藥知其如此當隨即加工而已不須問於人也天時正寒惟冀侍奉增慶未由面訴徒增嘆塞謹奉狀上謝不

宣謹狀尊丈致意勤厚感仄無已

答尹爾和　丙寅七月三日

久不相聞戀思懸懸茲於金秀才行得奉問書備悉示諭如接音容慰不可言此衰病轉劇又添暑症全廢寢食長時憊卧作一僵尸悶苦如何加以晦孫之病煽煎度日比年是何尨會也幹家誠少隙暇然誠意苟在於書則螢雪亦可以接續矣若余精力已耗真同老牛之鞭不起深恨少日虛負可惜光陰而無所及矣入京定在何日聞有新鬧有聞須如父母名以避世患至佳至佳吾常凜凜如臨萬仞之壑而猶

惧不免耳

答尹甬和　丁卯四月十一日

謂已不免塡壑見此手書喜不可言第未知何以得然也此疾病危苦已無陽界消息理勢然矣傾誒而已近事姑爲世道而妄進一疏反爲世道之害皇恐危怖誠不知稅駕之所耳

答尹甬和　戊辰正月九日

復書讀来悲咽此亦哭泣之餘生意索然方謀埋葬悲撓度日耳所詢逆葬程子之訓極嚴且正誰敢有異議若地勢稍遠不相臨壓則或無所妨耶此是變

禮不敢冒為之說耳

答鄭長源 海 丁巳二月八日

見書深慰弟聞以同氣之憂至於慈闈遷次殊用奉慮寅城府君追論之議發於全州宋相周之弟而光羅應之通文已行云嶺外則雖有此議無由得聞督郵君之去就愚亦與有罪焉追歎何及見讀何書惟勤勉也

答鄭長源 丁巳八月二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喪逝遠地聞訃悲悼益不堪遠蒙慰問哀感良深即聞時論益急死生在前

矣吏與君不得相見只領讀書脩行勿墜家風也有人說時輩為介清醖詆松江府君吏甚於前其在諸君寃痛當如何也昨見老峯書知伯舅新阡云君先兆不遠松栢連陰此固佳事而霜露薦享人事相附為君深喜未由面吐徒增哽塞奉謝狀

答李伯瞻別紙

夫婦俱亡然後共為一櫝至於忌祭以別櫝奉出所祭之主而祭之此禮家常儀也且晦齋所編忌祭儀以為程子則並祭考妣云而遍考二程全書而無此說不知見於何書耳擬家禮則只祭一位矣大抵今

人或有曰晦齋說而并祭者或有從家禮而單祭者并祭單祭此豈係於合櫝不合櫝哉今玆来問恐不深考也下段所示今之僞言誣辭正如百千蚊呐何足掛齒牙間哉惟薰賢者杜門讀書勿為閑出入勿費閑言語也

答李退夫 先稷 戊辰九月

國恤隕痛何言日者之来以兒病煩撓未得從容說話迨以為恨今於便中得奉問書仍知嘗藥之憂況今未已奉慮殊深此中疾憂倍甚於前待天待天而已柰何柰何所詢疑禮掾禮則所謂秀坤有何不可

告廟之理蓋既承重則與嫡子正同矣但於此時坤也方服衰麻服輕者告廟恐無妨也　國恤中私祥之禫既有金文敬公已行之儀詳具於所答楮竹書矣試看詳如何

答黃仲素　慶俭　癸丑十一月

示意倘悉沈延二公委来可謝而適此病卧不得迎拜悵歎何極所詢享祀非但識見孤陋方以無狀得罪於上下何敢與議於儒家重事乎且念栗谷先生之奉享於海州無愚智皆知者而牛溪先生猶不敢自主其議至曰在我力量恐不足以任其事牛溪尚

如此則況他人乎昨荅辛哀書不敢索言故略攄鄙懷耳

荅崔子敬 慎 乙卯十二月

新寧便歸傳復札又本道亞使来說見時一二甚慰相念之苦懷甬後眠食外凡百如何托迹山房温理舊學與華陽菴裏何殊新便後再有書皆有所伴矣次第傳徹否羽毛爪牙之說其果無疑否吾指突之症未覺驟加而咳唾泄利甚苦然猘獪之禍日急病不須致慮焉方劄朱子大全疑處適金成川壽增以書来亦勉之以此可見此不至僭汰不敢為者只精

力已耗少費思索輒覺有損極有日暮途遠之歎吾儕今日此等事外只因亨之永是占是玩耳懲忿一說前書得加奉規其不揮却耶孫兒所送新衣及李孰義雲舉書物並回蠶石便付去耳

答崔子敬　丙辰正月

襆中得見臘月廿六日書倫悉縷縷慰瀉不容言哦疾年裏犯瘴其漸劇也則宜前書所報原道中語其果浚然否朱書此有一件切欲送去而切於看閱而未過如得他件則當入襆以送耳前来狀文當俟病間報去也同春亦被追奪九原有知豈不快然於心

耶禍焰日熾吾輩死生只轉頭間事未死之前只有
着書閱理以無負修身俟死之訓而已惟冀隨處忍
性雖遭困辱勿與相較至可至可

與崔子敬　無示郭濟伯　丁巳正月

新元僉況如何學進則心安心安則身安惟是之望
耳歲前書來自迎日倫悉示諭矣吾宿患頓進不食
已數十日未知前頭支得幾時也朱書節要十冊送
去須相對講讀毋負光陰也陰城書並進

答崔子敬　戊午三月

曾因歲初書知伯氏有急難行深為君喜慰也日月

易得老婦初期回薄悲苦之懷誠如来諭夫賤疾日加一日長委枕席悶苦何極以故前来問目不能檢理當俟少間也或此間劄記易成則可以此奉呈也須於明白曉會處加功則未曉者當次第解破耳尊叔父文字已具草本未及易紙當俟後便也固城仁人也必能相濟然此當以不忘溝壑四字貼在額上不可向人乞憐也

答崔子敬　戊午十二月

久阻戀深忽於固城便得此手書如見顏面喜不可言此仲秋又哭權女喪悲苦之餘餘喘無幾靜俟歸

盡而已尚何言哉聞有餬口之資實是窮途之幸然非固城之仁何以獲此可感可感大全問目許助寫役可幸一冊送去幸從速卒業復因固便以還如何隔八相生之數其實隔七（當作六）而從本宮至所止為八故謂之隔八也王仲芸之服所後嫁母非禮之正故朱夫子既以為處變又以為不失其權其徵意可知也蓋雖非正禮不失於禮從厚之意故夫子稱之歟只祈歲通多愛

與崔子敬　己未四月

来此近地隔截尤甚真所謂室通人遠者況死生在

前他不足言前書之諭未暇報也惟冀益加勉旃以副鄙誠聊以此為訣

答崔子敬　己未八月

意外見書喜則喜矣弟聞有偷兒入厩之事殆非旅人之所宜遽然安知非塞翁之倚伏也此時論世症並劇来書所諭鬼神想拍掌而笑之矣餘冀平心易氣不任着書也

答崔子敬　己未九月

見書慰甚吾只如前耳節要君如卒業授還是望幽徒之来近者絶之猶恐不嚴来示似未深思也

答崔守敬　己未十月

承慰無已節要固知靳還而此亦切於講討故使孫兒言及矣大全果二二本而常相較讎闕一不可也節要留之無妨先銘此非治筆研作人家文字時故曾以来狀奉還此意可諒也必欲得之則姑待日後如何貴館人致意之勤可謝可謝今以一墨聊酬之可掐給也詩及序文可見有得力處矣然足為詩案幸認其出也大全續集所謂此語甚有味云云雖粗通文理者亦知是指龜山語也當時何故如此奉告耶不是告者之誤則必是聞者之誤也幸思之聞君

所失馬有可得之路故意送此奴耳

與崔子敬　庚申七月

晉陽之別沉不能忘吾行到高炅累聞有全釋之命直還懷鄉不堪鄉里紛紜並入華陽杜門念罪餘不足言君與諸謫次第蒙赦　聖恩同挫將何以報答惟讀書修身無得罪於鄉黨州里是所謂報不報之恩者也昨者君內子之弟来見知兒輩母子安保得免餓死可幸可幸第聞少輩之言則君為外婦所賣持將不免嫡妾倒置父子恩衰云此實必無之事也然如有一毫苗脉則不可不猛省而並及之也

答崔子敬　丙寅八月

懿中見書深慰此心只所患可慮惟温其突而深坐則自至無虞矣吾痢後氣脫長時委頓自憐奈何方伯親審之題則是矣且左右廷自有定規豈有為貴縣輒右而審左乎且方伯既以親審為言則姑為遲待可也豈可徑先投疏乎事体不然也若至十月果督諸暇身役則具由更報可也

答林霊巖　丙戌十二月五日

早拜覆帖既深怵釋續承尚札更切籠感今日坐在簿領頭邊時聽主人說幽居清趣此心飄然已在几

紫閒對竹友而襯梅兄也明早約與主人並進侍右
坐恨日遲暮而夜正長也忽被造化兒作魔主人內
患甚劇纊將屬而幸甦將壞了一場勝事咄咄奈何
然侍生則準擬獨往永晤彼化兒者終不障碍耶世
義之厚不肖無狀講於私已風令蒙提警尤不勝戚
戚也

與林霊巖　丁亥十二月十七日

拜違以來淡歲有餘區區傾慕曷嘗不往来於几席
也即惟歲序將改燕申清暇體履輕健益想靜養之
效遠勝服食也侍生坭處山樊絕無師友奉親之餘

只以尋温文字遣釋貧憊而已其他不足言也今進堂侄宋基隆乃叔父評事之孫也以事南下欲仍拜杖屨盖渠以孤露餘生習知世義之厚冒承顔範願奉一言之賜伏望坐受拜而俯授教如何如何無緣奉履臨紙悵愔只祝迓新增祐

與崔靈光 琢 戊子六月二十九日

頃拜謝帖轉送連山函丈冀得褫達想蒙登徹否即惟暑欝履用何似傾慕傾慕大府素稱劇地伏想素仗忠信直道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然區區愛慕之忱更願猛著精彩勉加勤敏之功如何如何久服雅量

敢忘僭越伏想恕量之矣務安俞武仲必蒙知款切有急切相報者此書幸望專便致之仍索其答回付此价如何如何千萬遠書不盡伏祝加愛

答韓子蒼　己亥

彼蒼不仁遽奪我　聖主真所謂創業未半中道崩殂者也日夕隕痛恨不滅死也伏蒙老兄下書以問不勝感戢之秉弟常年暑症今歲或甚半月廢食若將垂盡者然自量精力似非久長之物挫欲乞骸歸死耳老兄相勉之意宗感眷愛只是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以此身當此責豈非強僊使以千白

耶今幸　新子繼明發號處事動合理致此真臣民之福耳畿民休戚專在工役之繁約此則大臣從容啓迪只以昭儉爲孝則幾矣

答韓子耆

料外承此惠書誨諭諄至感戢難喻第惟去就之道不一其端而如弟卑陋不翅鳧鴈不足爲江湖之輕重不料今人騰諸口吻以備有無之數還足爲榮只是時無可去之義故將去之言不出於口而今人强說當去可知欲去者衆矣若是則雖欲不去得乎惟是一病支難去死如紙去就之說姑如夢中言夢也

聞將入城如得奉除可盡此懷矣

答韓于書

老境相念彼此何殊意外書來慰戀思弟雖無台命本當趨班於大禮而疾病罪戾俱難勉冒故日者史官之來竟陳乘曲而乞哀矣聞春兄亦以病苦日寒不得進　聖心必且缺然矣兄之不能謝歸昔於方伯書知之矣渠之所親亦有如兄者則其相依共事之頃寧有挫乎兄之見則亦見其辱之至也所諭疏會實世道之幸弟其疏本則以弟蹤跡何敢忝涉於士論而敢措一辭乎雖知舊書札非甚不得已則

亦且不敢酬酢矣適俞學士來與相守見其草本頗加刪潤意圓而辭理殊可觀矣幸幸

答閔台叟　汝光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

方到墳菴與世隔絶匪意華帖尋至示諭鄭重實荷實感無以為喻此事當初已有難安爻象固不足恭涉況最初發議時吉甫與弟共有憂之之意而俱不敢顯然止之者意亦有在矣今者吉甫以沮抶受謗弟以不沮抶受謗漸至難言處故畏縮愧懼俱益不敢開口於其間呈文草謹以封納此後幸乞毋以此等相示以增口語則實見愛之大者也況此以忘論

國母服制大為一番人所怒遽罷峻文其題目乃是
黨危　宗社也方且上章自劾請伏刑章當此時節
雖無彼中曲折何敢仰首伸眉與之上下其論我輩
時去就如来諭亦是一道然負此何敢冒入　國門
乎行徨歧路只自慟耳而已高旆何時西向只祝行
李萬福

答韓浩浩　如海　乙卯

千里書来喜慰可量但尊兄與其人為什麽人所共
知而乃獨安坐田間豈有不敢犯之厚德耶好笑此
中苦狀不待問而可知耳先銘謹受小孫非久當往

道村其時證還伏計

答韓浩浩　丙辰

昨書早晚當徹矣先銘今付兒孫呈納照領如何聞兄謂退溪則不爲矣信知言矣然朱夫子當乞斬時固有辭之者而其應副處甚多今日朱子之道甚尤故不免違俗而從之亦見其愚也一笑如何

答韓浩浩　癸亥

吾輩今年正當鄭大年重訪紫微仝之歲未知俱乎樂乎遠憶松楸塊坐愴然忽此承書仍對賢胤無異奉面晤語慰豁如何此廹於承旨相守以俟病少間

略進近郊陳情謝遣未知前頭將如何耳

答韓浩浩　甲子

窮峽旅愁日日增加忽拜老兄問書頓覺蘇豁無異披霧覩天也弟不量精力妄作此行老舐之心老兄亦能諒之矣適值雨雪幾死道路見與小孫兩病相憐此間情境未石亦哀之矣最是　聖諭三至終無仰副之望日夕皇隕添一大病奈何鄭大年紫微詩兄能記憶否吾儕既逾七七之期不知後期在何處愁困尤極知此世之無樂也長至已迫只祝增慶益見多男之喜也

答洪君叙 錫 乙巳十一月

前一月入處俗離山北其時来使虛還茲者方在連山之孤雲惠書復至謹悉前後教意良荷眷私第聞有賦歸之志未知有不樂者否秋間奉告主祀之議今如何歸宿尊於此等大節無甚致謹若一向如此則恐致陷敗使在知舊之後者同有著恥也所須文字忘其陋拙草草奉副如有可改不憚證示也樓閣記何不求之當世大筆以賁山川耶如我者行身無狀姓名為世所諱雖說三經字說亦令並攻王氏亦豈執事之所願耶幸諒之千萬陽長加愛

答洪君叙　丁未正月二十四日

凍雪封山華札穿到欣慰且謝無以為喻此間病未
赴　召惶恐度日耳祠宇之議當初鄙意非以為非
也實慮未流收殺之難也今来示如此自愧童觀之
陋也然過計之慮則猶未已也改謚之請在慈孫誠
孝之心將無所不用其極然自古及今曾聞有改之
者乎曾見野史某朝不記何聖命改或入謚望玉堂啓以
無前恐啓後弊如以三望為皆未當請於三望六字
之中擇此二字遂先之謚法之嚴蓋如此也記昔已
丑憂　宗謚已定而許參判啓上疏請改延陽諸公

繼之　孝考批曰不勝感泣改之之議遂成以致譴
謫紛紜公議至今以為許不足責而延寶可惜在
宗謚猶且如此況其下乎今日事愚實重之未知已
議於領台諸爺耶諸議皆以為然則文字之助何難
待臨顧亦可成也

答洪君叙

手札再穿深峽所惠皆山家相贈之物拜領雅意感
戢無已此間非直為山川之勝衰境養閑宜占深僻
耳承昔曾經過未知在何年耶今年屢經大水其面
目清瀧視三十年前絶異耳老兄倘復来游可添一

奇勝也七銘前者病未能馬及此申命始敢剖意以
呈幸一笑而覆龍如何

答洪君叙別紙

今年九月悉以家事傳之迷豚轉入俗離山中為歲
前計歲時日寒則計亦未必歸矣前月廿日聞家內
出計蒼黃下來方此營奠了此則當復辭家入坐靜
地為粥飯僧契濶而弟未知復有何等戲魔也昨聆
嶺南云云何從得此可怪可怪只是妥兄每說時事
不可恃須於三陟江陵等地預謀避逃之處此以無
端取人疑惑為難則妥兄責之甚緊此兄所素信服

之友故終不能不動嘗答其書云當俟便宜之日入送迷豚以稟矣無乃此言齟齬以傳耶晏兄遷奉之舉此亦聞之第遷葬是朱子之所不免而今晏兄以先靈不安出此計云則傍人何說而止之乎若曰是害於義理云爾則明友不可不止彼亦有回頭之理矣若只以勞悴為言則為先勞悴正孝子慈孫之事正所以激彼之志而堅彼之決矣何相信之可望哉鄙意如此如不當理幸還以見教也此間喪故不忍詳聞只自隕痛而已葬日卜在今廿八而地在近側耳

答洪君叙　己酉十一月

曾聞有鄉里行老境鞍轡殊切憂慮茲承下狀知已歸秩靜履清勝慰喜無量別紙尤荷不鄙第伏念文僖公位阨自　朝廷遷埋則私廟只當依世數祧遷而今欲仍以為不遷之位則雖見誠孝之切然於禮於律俱無所據今何可義起耶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不得為而為之先賢已言之矣幸加財酌如何見托葦役比来衰劣特甚又以憂患疾病拋棄此等久矣第當於暇時率舉仰副也此間與令孫相守於荼寂中只私家不幸死喪遭仍衰年哭泣殊非所堪奈

何

答洪君叙別紙

狼狽之諭殊可念也窃觀録亦関文似當有耐罪之擧矣弟聞貴縣新捧垂畢如此亦不得免耶鄙意朝家與士友待孰事實不尋常自處之道又當視此矣近如尹正舜擧氏兄弟下露肌体便皆引去此豈非洒然者耶然時議所驅便有轉動不得者此則有不可預料者只在兄酌處之耳東平尉喪公主公私不幸如何如何

答洪君叙

雨餘溪漲人跡不到此時官便忽至恭拜惠書具審近履福善慰賀不容喻日省錄竟至入梓其嘉惠於人大矣只序文終蒙收入豈所謂佛頭鋪糞者耶愧悚愧悚永以未歸為恨縣雖十室惠澤見施豈不愈於空作一蠹耶弟以舊居傍路日事膠擾老境精力有不可堪自夏初攜書入清州之洛陽山下蓋清是丘墓之鄉而洛山頗有水石之勝也若得無事數年可了得數卷殘書而何可幾也七銘從當仰副只不得發揮真詮是惧耳

答洪君叙

歲序遵盡戀慕尤切茲拜下書甚慰此心弟歸處松
楸倍深孤露之感此三四日後則便是六十歲人矣
回顧茫然只增悲歎而已承有賦歸之意兄亦老矣
優遊山水間以送餘年豈非計乎甚用欽歎五服圖
分以與孫輩甚荷甚荷

答洪君叙別紙

温朝始以罪名之重不敢輒赴及再遣史官一遣承
旨諭旨則不敢不動遂至温境待罪即蒙促入賜對
翌日扈至稷山而歸耳嶺事未知是如何而論人則
太甚矣然彼既以為有罪我何敢自謂無之日後事

誠不可知然只戴吾頭以俟而已奈何奈何且念南士千餘人以我一身之故裂裳裹足千里叫閽終不得意而歸人必以我為幸然我心則只見其愚迷可憐而誠實傷歎也

答洪君叙

非意拜下書慰瀉如對弟以姊疾久留於此術人言墳齋所處不利於兆域故為此移搆之計非新屋也華陽則茅棟之了當已久姑無費力之事矣姑觀姊疾苦歇不時東去耳祠宇之役承將早訖幸矣第此事鄙意憂慮甚多而不能止老兄之銳意所謂憂慮

非久將為茂草也心知其如此而以祭祀等奉助衆心之不誠也未知如何當歸種在山谷一一抽苗只以此地所無故不免人人折喫恐將無餘矣崔生尚留於此晏叔昨得書其出已久矣蓋其家累先送之報則未聞也未有相見之期初夏加愛

答洪君敘

專使垂問且有貺于琮味之惠藏戢無已此間葵日已迫悲擾難堪晏兄之遷層渠必以為先靈不安於舊而為之我乃以為必安而止之不亦難乎只是遷動七十餘年之葵是甚重難此則晏兄必已詳度矣

嶺東之諭誠荷眷愛之切憂念之勤也此實寤寐不忘者而弟念孱甫動作必成羝藩之厄故不敢遽決弟欲於来年春夏之交先令豚兒先往奉晏兄商量而此兒病甚是為憲耳太極菴將以嘉惠士子其意甚盛但此是摧陽村節氣菴而謂之太極菴恐名實相舛也如謂之太極菴而擅改周天已成樣子則亦無乃未安耶幸更攷周夫子原菴及摧陽村菴子則必有所處矣僧易及此惶悚惶悚

答洪君叙

春寒如臘龜縮山齋忽此尚書何慰如之弟以珠衙

連有祀事曾有一行矣家兄以事故掇齋故只行小祀而廿日徑歸耳畐子之刋姑徐似無妨且以太極名之則有嫌於周夫子所作後學當且避之也啓蒙此固切於看閱然亦有轉借處姑留之以俟卒業而還之也承膝下多曠晨昏伏想旅懷無聊然去來似無常離違又豈多日乎

答洪君叙

人來拜下書恭審履用安毖慰喜無任令孫累日相守遽爾分離殊用缺然只相去不甚遠庶幾有前期耳惟是自己空踈實有所壞人者使渠囷載而來垂

豪而歸愧作難勝至於課程定限自有庭訓之嚴陋拙何敢越俎歲前將仍為蕭寺計此后相聞益不易惟祝加重以副明友之望

答洪君叙

別紙所示恐未能深察也夫人臣受不道之名則不可立於覆載之間矣然朝家置之相忘之地則只合杜門省罪而已而今則不然外人則罵詈方極而聖上則收召不已何敢不一直陳而請罪乎既已直陳無隱則從此便如来戒之意矣如何如何

答洪君叙

昔者理芒来送舍弟於巴谷公遊之間識字公人不
與我紙筆故不得奉書以候矣茲於褫中遠承本月
初七日惠書縱横滿紙傾倒高懷實如承奉顏色穆
承清誨慰豁不可言近来置之不復道也大抵開戶
纓冠各有時節亦各有冷暖他人事他人自知之非
愚拙之所敢知而惟是此漢亦破三緘之戒未知於
語默之節如何也遂初之計久知其有此矣然故里
禾稼足以自卿否耶相逢道此而終未踐言則初不
如默然之為愈也令孫何敢一日忘也不待来教而
已及於嶺伯書未知見施否也彼若有書當更申之

耳此為謂病軀無有掃塵之役来在鷄龍深谷中吟呻此外何言

答洪君叙　丁巳五月

時烈白私門不幸老婦奄忽喪逝遠地聞訃悲慟不自堪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仍詢令孫細聞起居寢食之安又知着書不住不勝馳羡也時烈前月初疾劇氣塞幾無幸矣今雖得延而鬼事日迫矣見諭某人事或言其似不全虛矣第程夫子有言故人情孚不敢疑此豈非後生之所當法耶以故不欲聞且不欲言耳密聞時論益急更無相見之日矣惟

冀益加珎衛以副遠誠

錄示五詩其中或不無苗脉而盖是他人之作也其朝庭大醉一絶則聞不悦者自作而播諸衆目者尒然假食鼎魚寧足怕此實可笑耳来韵和送一笑如何此事近来一切廢却而於執事不敢不破缺並惟諒之

與洪君叙

陽和漸融盛履想益清恭馳溯馳溯令孫久與相守今忽分睽極令人作悪前教畐子次孫深蔵出往故未得證禀然此畐既有濂溪原本又節候則自有陽

村之本雖無作可也如必欲合二本為一則以小一圈安中以為太極而以陽村白黑相交之圈次第二為兩儀又外環之以四象又其外序八卦然後以易學啓蒙附錄節序圖環列六十四卦於最後而終焉則庶為全備矣未知如何然此等不甚切於修省之道何必徒費勞耶餘祝加愛

答洪君叙　甲寅十二月十日

落落相望歲暮增懷忽逢令抱仍承下帖傾慰之忱何可盡喻時事何必云云也只吾戴吾頭以送其如何耳疑文答述處屢蒙勤諭遝增悚仄後雖有識字

人誰肯着此罪累人書又誰能收拾以示於人孰事
盖過慮也然来教如此謹當唯命耳嶺海之行非朝
則夕明年此時何處相思也惟冀珍重

答申公州　泩　庚子四月

才承惠書復札踵至如奉謦欬慰感難勝民之蹤跡
實如疏本告　君之辭何敢誣飾纔回巡相書聞其
人以特命遠配臺論至請正刑云彼雖深論靡此安
論則無所回而至此此豈聖世之所宜有以此尤增
皇尺寢息不安也

答申公州　庚子十月

寒事已屆成六深山忽承尚札兼受救荒方一帙可以康濟一身而旁及隣並矣只是拙作巍然弁首豈王嬙戴胡冠之比耶是用矍矍然倘倫燕閒之覽知民事之艱則豈但安上之屬而已閣下之功於是乎大矣

答趙士達 逢源 己亥正月十五日

遠拜垂札如奉談晤慰瀉不可言即茲履端旅中起居如何弟尚未歸田只貽狼狽每念山水之勝令人欲狂也所薦二人此皆熟聞將次第收用矣此外豈無滄海之遺珠耶幸益加聞見續以見教也

答趙士達　庚子七月十日

為別已久思想如噎茲者遠拜墮翰慰瀉無任弟每見親旧書必言江海事語不新奇豈兄無可說而亦說此事耶此則善忘忘之已久矣唯是不戒復進妄言如此而尚可尤人耶乎小孫久蒙教督不勝感德之心奉晤無期只祝加愛

答趙士達　庚子十一月二日

前書感戢寒甚感履如何小孫久蒙教督感德無任但渠頃日下来中路還京豈尊而露太勝雪霜使渠親愛而厭祖顧乃相反耶呵呵示諭謹悉顧此賤劣

狼狽逃遁之餘其敢攘臂下車重為為士者所笑耶況疾病沉綿勉強登道則直是拖死尸矣幸俯諒之

答趙士達　辛丑十月七日

仲冏已幸況承多小勤教仰知君子之愛人不以姑息而以德也此間事已報於朴徵之不復縷縷大抵父捨子取似無其理只是兒子之私親與其子與婦兩喪同殯於彼人山側故渠以是執言矣雖不歸西原兒子則必將葬於彼人不干之處矣此事了當則群疑洞釋矣無由面陳形諸紙筆近於自卞伏想執事有以默諒也半世孤立無與相愛何幸晚暮從於

靚事父于閒聞此藥石之言也實不勝私賀也

答趙士達　癸卯三月二十二日

寂坐黃湖閉聽湖聲此時忽拜遠書如奉顏色挫慰懿思從于已以月初入地諸父同入長山行其祔祭相向哭歸乃翁則仍留呈病耳人家哀苦一至於此寧有生世之樂耶示諭官況固有苦頳之多耳然今世無論官與非官都無好境界只得隨分支吾矣以起之之人地猶不免露体之勤今雖以相劄姑徐可保其終得無事耶況下此者不須言也固知尊之非過慮也令亂得失未聞殊用鬱鬱餘春暮加愛

答趙士達　癸卯七月七日

庚炎重以疾病此時懷人奚啻渴者之思泉忽於遠中蒙賜垂札縷縷示諭俱出眷恤之誠撫躬感佩不知所喻弟承苦況多端此則為吏者之常患然沼魚亦云非樂則何處能免苦顏耶只得隨分盡吾之所當為者此是吾家之茶飯耳此越自仲夏暑痢甚苦月初則加以疝瘧精神銷鑠皮殼卷縮自料難久於世彼欲外食者可謂賸費心力矣只是日戒妄作朝家風浪翻上一層中夜以思不覺失聲而長嘆耳家弟苦懷往而益甚傍人亦無辭可以寬譬奈何奈何

節儀感領至意比来人皆以俎上見處常時親厚者亦示踈外之色故酬酢頓絶亦覺省事非少助也所諭山中之贈無其太謙否山中曷嘗有銀鱗乎弟承以無客為歎山僧時以崖採見贈此則反歉於山中矣好笑好笑厚侄及孫兒輩並蒙記存是怎精神誠眷尺水之超自蛙見之則無異超海之難矣未涯奉際残暑加重諸少卞疏之止其幸誠如来諭其後得京裏書則有一臺諫以卞疏之不上欲停令亂若而人頼一人私室力止而止云云人之所見何若是相異可笑可歎

答趙士達　甲辰四月晦日

使至承書慰荷無任此無可言只是前日為　聖上為世道妄有憂慮略一開口以致今日之事愧悔咋舌無以自容也頃者家弟報以令胤舉諸生上訟章此只答云欲使乃翁不契高種山耳此雖戲語不可謂無是理也重修記草上第拜書時在黃湖以重峯表寫染昨来沃川来書忘不隨身故只隱約而不能詳記此文如不欲棄去須史往復如何如何鄭老不待吾責而渠自訟深至矣其不謝歸豈以久台量加故欲成其美耶尹吉甫相守數月想其無言不盡耳

市南以抵歸艘日前過江一慟萬事已矣還可羨也近事略具大哥書兒子以其同氣莫事在內浦矣

答趙士達　丙午三月十三日

席藁山間豈非今古之所罕耶此時問札乃敢尋到士達可謂大膽人也仍審有賦歸之計清逸之趣怳然来襲也嶺論渠自謂士論士達謂之兒戲未知孰是且金夏甫之皇帝二世皆兒而能滑中夏今世之兒不可少之也先碣如蒙証示敢不刪潤

答趙士達　戊申二月二十二日

臨責之日傾謁猶未也茲拜惠書無異更承頹彩慰

甚慰甚只當時深感下問之勤悉吐愚妄第特雅量恕而不罪耳示諭邑有名宇令人大噯但聞士達曾於嶺表臨之如膏沃萬夫咸悅今日適相符矣何苦為之好笑　聖上遇災修省遠邁周宣然使此無狀忝叨隆恩則適增天怒皇恐皇恐感惠用補節日之薦尤荷至意此病喘堇堇真春寒消息也奈何奈何注書漸入通列慶喜慶喜

答趙士達　戊申四月一日

改此懸湖承拜墜翰如奉談晤殊慰此心只旱虐此酷公私憂煎曷有其極事至於此雖得夢卜之良似

不及少紓況此田間之一秀才其將奈何前日之諭終未免戲劇也此今已三上文字如未蒙亟遞則他不須言而只一路之凋弊不可說也日者持叔巡察来言以許相之故驛卒輩有好笑言其言今日再發云雖相對一笑而亦甚瞿然耳別紙之貺緬想仁私念此空山枵腹之況至割清俸爾事同一家雖不敢辭亦甚悚仄令胤注書何間歸覲耶二哥在侍否

答趙士達　戊申六月十八日

長牋小簡冰簟稾商並小箱而耑投未及開緘已覺雙眼之青也只指教之示不覺發一大笑愚於去就

有教人之長策則寧不自用而只取困衡耶且吾友於此時寧有一言以教我耶自待薄而責人厚曾未聞也好笑好笑大抵今日事不能相謀則只可相憐而已此間第七疏未聞入　啓想被淹阻而然也昨見甑山書知成良晤羨歎羨歎弟甑有所說及者而來書無之豈外翁不足與謀耶然甑書有青藍之示青者愈往愈青則殊非小喜而無乃藍愈無色乎只人家子弟幼書者絶少此長者之過也法門想不少嚴課矣

答趙士達　戊申八月八日

令胤見訪仍拜惠書忻賀之至不容名言只如有所不樂爲官者大情也而自洪相新格以来便令人轉動不得可謂一節難於一節耳第聞有刷恥之端而乃有遁思豈欲學鴟夷子耶然歸槖必蕭然千金之産何處得来耶呵呵此一味危懼茲聞温　幸又有日尤不勝狼狽之慮也外生親事唯待甑期之盡趂時而畢執事雖解紱幸無遠去也洪龍潭求昏於獘宗獘宗辞以太白之遠人情大抵不相遠矣令胤兩夜連枕老境難再之幸而解携之心則亦甚悪矣

與趙士達　戊申九月二十六日

澗壑留人不進亦不退今見將去人書真助歸興一倍也江海吏隱亦有所不樂可知世間無好事耳時烈始欲自行朝往歸　聖上以從否將決遣否故幸於見遣遂為此来而復許優遊郊外姑且自在然時有貴人来見廉庶之性非所樂也默送間隙為朝夕渡江計耳三山與華陽不遠倘成清話於泉聲山色之中實平生快事也

答趙士達　己酉二月一日

慈中拜書如對慰甚只設施知多之諭何處有孔孟管葛而有此云云耶挫令人驚起也惟是日謀南歸

而尚未脫出一歸尚未辨得其餘又何足云既不能歸而麋鹿之性不堪紛囂數日前移寓三清洞口泉石澗壑隱然華陽之面目日夕逍遥真學遁消息也

答趙士達　己酉四月五日

孤坐山間有同逃空此時遠承耑書如奉談晤慰瀉無已第自前有尫䰟之勢因仍其欲解歸庸有極乎但自洪相創制之後休官之路枳若非上官善處則末稍甚有難處者奈何須不憚徒配然後乃可隨意去留耳前使於回龍事不欲違忤　上意務為遷延自免計其用意不是矣然既為啓下公事則為差官

者只當直擾所見論報而已恐不當以是而決去就
也如何如何經營諸處葵理無有足疗昨蒙　恩召
承旨下来皇恐罔措然病既難强情又不安何敢冒
赴耶從此牢閉靜坐亦是時輩之賜也

答趙士達　己酉七月二十六日

問書荷荷第欲使奉助於去就之地則恐恕芍藥亦
笑也戒若有謀則豈不自用於已事得免狼狽耶家
有飯自餓而飽人無是理也好笑好笑然事至砚處
則亦有不得直遂者若前頭有不可知者有大於此
勉復往之苦者則當觀其輕重而處之矣此外實無

為謀之策也

與趙士達　庚戌二月十一日

老人逢春古有說話矣未知士達情境如何脫去吏役雖甚快活酣豢之餘得無不樂者否好笑好笑此蔬菜自是本分安之若命矣自今年來略覺不如前年後年則亦不如今年矣然所謂後年者復能幾許耶無緣奉叙唯祝加衛

答趙士達　癸丑九月十四日

昨日書今晚承拜甚慰別後之思麋鹿之踪乃為貴人記數至有陳達光榮甚矣第其題目似不甚雅一

似子思之所譏一似指鹿之奸此則殊非所自期者亦已上章自劾未知　聖上又如何耳昨者承旨口傳　聖旨勤懇出常姑此遲留以待批下持論者想不滿於意尒然只欲忍過　山陵之畢事非欲贅制朝廷而然也即聞金學士就理此漢所遭不翅微塵之於泰山耳

答趙士達　甲寅八月二十二日

吾儕至今不死復遭罔極之痛怨號之外尚復何言自在萬義新得氣虐不食數日矣忽聞大漸戴星奔馳承訃於江外自以待罪之蹤不敢遽同餘人望闕

盡哀之後旋出城東至今四日不下一粒蓋於夜行疾勢頓劇而然也靜念　王室自然流涕不自知此何心耳即拜二哥所傳書荷意勤矣良用謝戢弟承失適非輕仰慮無已

答趙士達　甲寅十二月十四日

問書多荷第聞時論日峻誅殛之請朝夕將發而來示乃以和叔為諭豈寬譬之意耶截頭穴腦斷置已久矣有一蕭寺介在湖圻之界來與僧輩相守舉目雲山朝暮萬狀若登磨天俯臨渤海則益可以滌盪胷襟時輩之飽我也可謂多矣賢姪時與相見亦足

破寂耳

答趙士達　乙卯八月三十日

再犯赫蹄之禁今世尌立無如稽絳之不惧者此中事前幅略及今則水土之感顯然立幟豈亦與時人謀耶可笑閑中何以度日諸妙好紙筆豈不勝於但飲杯中物耶欹枕看兒戲雖亦一事而洛陽眼慵開亦可也信筆及此以供一笑耳

答趙士達　戊午正月二十九日

每想兩鬢上蒼白多少也新歲書來言不及此豈將窃入仚宮偷得蟠桃耶聞時人有眈羅之議亦將乘

白庶而從之幸勿執竿而拒之也此外則無可言亦不敢也総希默諒

答趙士達　戊午七月二十四日

意謂惠州真在天上而不聞人間消息也今見来書又疑薪者之得鹿耳外生自是不可捨乃祖常言之矣然玉不琢不成器古有明訓進見之際特垂明誨俾有受用則彼九原之人亦且感喜矣言之至此不覺滂睫也此外不須言只祝靜順增勝

答趙士達　壬戌八月二十六日

比来何幸續見令兄書不覺江湖之遠隔也此間始

以病死為期忽然餓死迫頭加以嚴霜如雪百穀傷
殘一身填壑奚翅小事哉時事可謂罔極矣松齋表
曾已證呈矣何故未浔登徹也惟東峯之受學見於
何書如或一毫未真則不免於誣書矣是可懼耳

答趙士達　壬戌十一月三日

令祿相對掩抑久不能語人情到此誠有不可堪者
仍拜惠札謹悉歲暮起居珍衛何慰如之此漢一番
賜對後即以人言退伏隋城山谷中人事絕少可以
養病且以壽奚在此死而即埋事甚便好而召命絡
繹有倍於鄉里時以是為憫耳未有相見之路惟冀

加愛

答趙士達　丙寅十月二十日

襆中書倘悉示諭吾與令監久留此世歷盡多少世
變五福之以壽為先者欺余哉坡山事略目過客聞
之無論此是彼非可謂寒心矣曹君不能無失故受
此困辱然困辱之過者無已太甚乎紫雲從此尤不
可收拾矣奈何奈何相去隔遠未死之前難卜吏覿
臨紙不勝嗟惋也歲序向窮惟冀倍加保嗇以副遠
誠

與李懷德　敏政　辛亥五月五日

夜晝間侍履若何窃伏聞城主有歸計板輿將先蒞
未知信否未知不樂於意者曲折如何而尺聞道內
守令無非不樂者豈將人人皆歸耶目今兩麥未黃
而先盡者淌淌將來人死必甚於已往矣豈忍棄去
而不念耶居官之道在我無失則便自泰然自在以
埃倘来之如何而已何必先為形跡授人以執言之
資耶且新須令式甚嚴以家兄事言之則實病之狀
甚著故監司之狀該曹之啓如許其根據而自　上
猶特下准期之命萬一城主或遣新令之所定者則
豈不貽慈聞之憂耶幸加商量徐觀事情之歸宿如

何如何所懷不敢不盡並望諒答